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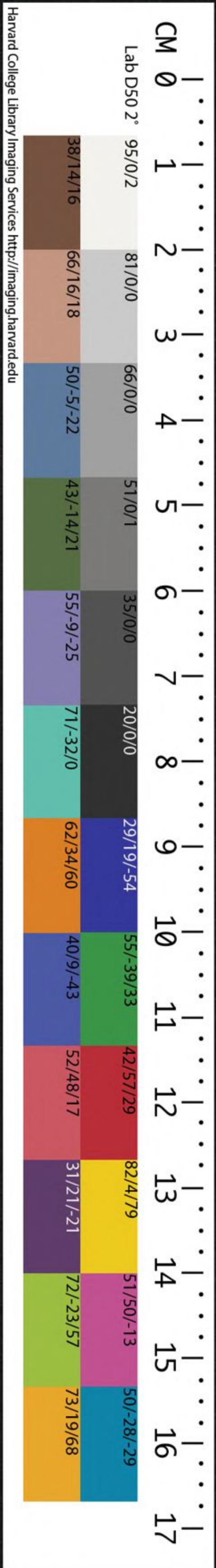
27

CHINESE - 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DEPOSITED B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JUN 6 1936

T 110.7111.41E

十三經註疏

詩經十五



毛詩註疏卷之十一

毛詩小雅

魚藻之什詩訓傳第二十二

魚藻則幽王也言高物失其性王居位而政不能以

自樂故君子思古之式王也

政教未廢時下和也

言古之德也

詩有補遺

漢鄭氏

毛詩註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魚藻之什詒訓傳第二十二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

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箋

萬物失其性者王

政教衰陰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以自

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

○藻音早鎬胡老反樂音洛篇內唯注八音之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樂一字音魚藻三章章四句至武王焉正義
岳餘並同曰作魚藻詩者刺幽王也言時王政
既衰致令天下萬物失其生育之性而不得其所
由此王居鎬京將有危亡之禍將不能以自燕樂
故詩人君子觀微知著思古之武王焉以武王之
時萬物得所能以自樂今萬物失性禍亂將起不
以為憂亦安而自樂故作此魚藻之詩陳武王之
樂反以刺之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
獨言之者此言將喪鎬京其居鎬京武王為始刺
王將喪其業故特陳武王也既言思古故反經以
序之萬物失其性經三章上二句是也王居鎬京
將不能以自樂三章下二句是也萬物至之
禍○正義曰言萬物所以失其性者由王政既衰
以致陰陽不和水旱蟲災死喪疫病害加草木殃
及飛走羣衆生長之物悉皆不得其所是萬物失
其性也羣生不得其所易乾鑿度文將者未至之
辭故云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
謂從是得禍不復更能興也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頌大首貌魚以依蒲藻為得其

性云藻水草也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也明

王之時魚何所處乎處於藻既得其性則肥充其首

頌然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正言魚者以潛逃之類信

其著見頌符云反說文同韓**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豈云豈亦樂也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

乎處於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今幽王

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方有危亡之禍而亦豈樂飲

酒於鎬京而無悛心故以此刺焉豈本亦作愷同

毛詩疏 卷十五之二 汲古閣

後七全反改也

疏

魚在至飲酒。正義曰言明王之

沈又七句反。時魚何所在乎在於藻也。然藻者

是水中之草乃是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

頌然其大首也。魚之潛逃尚得其性則水陸之物莫

不盡然。是萬物皆得其所矣。既萬物得所天下無事

爾時武王何所在乎在於鎬京樂此入音之樂與羣

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方有危亡之禍將以喪滅鎬京

反亦愷樂飲酒故刺之。○**傳**頌大至其性。○正義曰

釋詁云墳大也。頌與墳字雖異音義同以序言萬物

失其性則在藻依蒲為得性也。故探下章而總之云

魚以依蒲藻為得其性。○**箋**魚之至著見。○正義曰

物之潛隱莫過魚。顯見者莫過人。經舉潛逃箋舉著

見則萬物盡該之矣。故以人類之魚之依水草猶人

之依明王變武王言明王者見人之所依取其明也

又言人物者。魚在在藻有莘其尾。**傳**莘長貌。○莘所

物即魚也。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

有那其居。**箋**云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

其居處那然安也。○那乃多。○**箋**那安至然安。○正

故那安貌也。無四方。反王多也。○**疏**義曰那然為安之狀

之虞。昭四年左傳文。魚藻三章章四句。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

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箋**幽王

徵會諸侯為合義兵征討有罪既往而無之是於

五章章八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采菽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侮慢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召而會聚之，而無誠信之義事，無故召之而無信義。後若實有義事，將召而不來。詩人見其微，知其著而思古，昔明王焉。故作采菽之詩，言古之明王能敬待諸侯，錫命以禮，反以刺幽王也。序皆反經為義，侮慢諸侯，首章上二句是也。不能錫命以禮，首章下四句是也。其餘皆是錫命之事，序總而略之。君子見微而思古，敘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當也。○幽王至無救。正義曰：天子之會諸侯，必為四方有不順服者，將征討之，乃會以為謀焉。不然，不會之也。今幽王徵會諸侯，若為合會，義兵以征討有罪者，故諸侯聞其召而皆會，既而無此征討之義事，是於義事不信，故言無信義也。以寇徵之不實，無寇後實有寇，徵將不來。君子見其如此，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之事，未然而已。知之是見微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是君子皆見微也。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

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盡取周賂而去，是義事不信，見伐無救之事。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

興也。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

也。羊則苦豕則薇。

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

為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生俎，乃用鉶。

羹故使采之。

○筐音匡，筥音舉，芼亡報反，薇音微。藿火郭反，鉶音刑，羹古衡反。

君子

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

君子謂諸侯

也。

云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尚以為薄。

繩證

反下注車乘
驂乘皆同

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玄衮卷龍也白

與黑謂之黼

云及與也

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

黼黼黻謂絺衣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

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王之賜維用有文章者

古本反玄衮冕服黼音斧徐又音補卷眷勉反下同

本又作衮黻音弗絺知里反本又作黼同維知反鷩

必滅反冕也采菽至及黼○毛以為言古之明王

毳尺鏡反待諸侯使人采此菽藿得菽藿則筐

盛之筐盛之以為牛汁之芼筐筥所以受所采之菜

以興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故於此君子諸侯之來

朝也乃云有何物而當錫予之乎於時雖為無可予

之尚與之路車及所乘之駟馬其車馬之外又以何

物予之又以玄衣而畫以衮龍下及絺冕之黼裳言

無予之尚得車馬衮黼今王何以反侮慢之曾無錫

命之禮乎故刺之○鄭唯以不與為異其文義則同

○傳興也至則薇○正義曰傳既言羊則苦豕則薇

則菽不總芼三牲而言菽所以芼太牢者舉牛之芼

則羊豕之苦薇從之可知故云太牢以總之公食禮

云釧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

茶也滑董苴之屬是也王述毛云筐筥受所采之菜

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菽大豆至采之○正義

曰以菽名指大豆之體而言采故云采其葉以為藿

言三牲牛羊豕者傳解言太牢之意明舉菽以見三

牲牛不獨為太牢也定本三牲之下無牛羊豕字王

饗賓客則有牛俎謂以鼎煮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

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鹹酸乃盛之於釧謂之釧羹

故言乃用釧羹也即公食記釧芼是也以草菜地之

毛故謂之芼地官牛人云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

膳之牛又云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注引燕禮膳

牢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知王饗賓客則有牛俎

也彼食亦供牛獨云饗者以饗為尊且舉饗而食可

知矣○賜諸侯至為薄○正義曰諸侯來朝而得

及古閣

毛詩疏

卷十五之一

五

車馬之賜是於禮事足矣而言雖無予之是古者明
王其意猶以為薄箋深駁今王薄亦不為也其雖無
予之言通及玄衮及黼為文但以車服注云賜車者同
之耳觀禮曰天子賜諸侯氏以車服注云賜車者同
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衮也鷩也毳也是服同
賜之矣○**傳**玄衮至之黼○正義曰玉藻云龍卷以
祭卽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冬官續人文○**玄衮**
至章者○正義曰傳雖云玄衮卷龍而義未明故申
之玄衮者玄衣而畫以衮龍玉藻注云龍衮畫龍於
衣卷字或作衮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衮龍衮是龍
之狀也黼黼黻者引類以明之非黼黻為一也謂絺
衣絺謂刺之言此黼黻絺刺之於衮衮黼之在衣也
衮則畫之黼則刺之故言謂絺衣以對衮畫衣故也
絺在裳言衣者衣總名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
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皆春官司服職文
引之者明衮黼非一衣君子總諸侯也故彼注云九
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
曰宗彝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

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
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
毳畫虎雖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衣
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冕者衣無
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由此言毳冕絺冕其裳皆以黼為首唯玄冕無文耳
言子男自毳冕而下則通及絺冕此黼宜絺冕之裳
矣箋言謂絺衣者自取絺繡之義非謂冕名但差次
偶同耳裁以為衣舉衮裳舉黼正是衮冕之服知不
然者以經言及則非一之辭又君子來朝非獨上公
一人何得獨言衮龍之衣乎故知黼文下及絺冕之
裳也賜法下不得兼上而上得兼下則五等所賜下
皆及於絺冕矣所以獨言衮黼不及玄冕者鄭卽解
之云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故也按終南美秦襄公
之受顯服云黻衣繡裳是得玄冕也又曰錦衣狐裘
是得皮弁服也然則天子之賜諸侯無文亦賜之言
王賜唯用有文章者解詩人特舉衮黼之意諸侯之
得王賜以有文章者為榮故詩人言王之賜服唯用

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此章毛傳典事不明正以上章類之知此必為興王肅云泉水有芹而人得采焉王者有道而諸侯法焉觀此上下止言王者之待諸侯不美王者與諸侯作法肅輒言之恐非毛旨必欲為興不知以興車服賞賜故別為毛說焉○**箋**芹菜至鴈醢○正義曰上章菽莩莩美則此芹亦食之故知芹菜可以為菹亦所以待君子也以菽為牛之芼言菽見其有牛組泉是芹所出言泉見其芹潔清不謂非泉即不絜也周禮芹菹鴈醢者醢人云加豆之實芹菹免醢落菹鴈醢是也彼鴈醢與芹菹別文而連引之者因其尚絜清芹鴈俱是水物故連言之○**箋**諸侯至不尊○正義曰上言采其芹為我明王則此言觀其芹亦為我明王故云王使迎之也此陳王尊諸侯既使人迎之又自親迎因見諸侯車服之得禮故言其旂鸞之事與下章相首引是一文而有二意故云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也此直有車乘而兼云人服者逆探下章是相互之意明皆因迎而觀之耳言觀則人迎可知按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

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書傳略曰天子太子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相迎於郊則小行人迎於畿大行人迎於郊此直云迎理兼於此也又解所以必使迎而觀其威儀者迎之所以為敬觀之且以省察其禍福也成十四年左傳曰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彼雖云饗理可相通故箋據而言之以諸侯至當行朝禮故言將朝於是王則驂乘駟馬而往迎之知驂駟非諸侯之物者以上云言采其芹又曰言觀其旂皆王於諸侯之事既言旂鸞乃云載驂載駟故知非諸侯所乘明王所乘以往也夏官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輅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注云謂王乘車迎賓客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又言此服飾君子法制之極者謂古者明王待君子諸侯法制所為之至極言其可尊而今王不尊故刺之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傳**諸侯赤

芾邪幅幅偏也所以自偏束也紆緩也

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為之

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

博二寸脛本日股邪幅如今行膝也偏束其脛自足

至膝故曰在下彼與人交接自偏束如此則非有解

怠紆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

音福紆音舒予音與偏彼力反大音泰鞞音必廣光

曠反下同長值亮反脛胡定反膝徒丁反解古賣反

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云只之言是也古者天子賜諸侯也以禮樂樂之

乃後命予之也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

人謀鬼謀也刺今王不然

下音赤芾至申之正義曰言古之諸侯非直

洛旂有禮又服赤芾在於股又著邪幅在於股

束如此則非有懈怠紆緩之心天子由是之故所以

賜予之車馬衣服也以諸侯偏束如此故又以禮樂

樂是君子諸侯天子乃命予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

侯則神又以福祿申重之占之王者命賜諸侯如此

今王不能然故刺之諸侯至偏束正義曰以

赤芾對朱為異故云諸侯赤芾也桓二年左傳曰帶

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
重占道不忘本是亦說芾之元由也繫辭云包犧氏
之王天下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則佃漁而食
伏犧時也禮運曰飲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是因衣
其皮也以人情而論在前為形體之褻宜所先蔽故
先知蔽前後知蔽後且服芾於前明是重其先蔽而
存之也禮運又曰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為布帛繫
辭又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易之以布帛
自黃帝以後推此則太古蔽膝伏犧時也後王為芾
象太古之蔽膝故云芾太古蔽膝之象垂衣裳服布
帛必始於黃帝其存此象未知起自何代也明堂位
曰有虞氏服韍注云舜始作之以尊祭服言始尊祭
服異其名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之芾其他
服謂之鞞者以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冕也士
有韎韐猶大夫以上有芾也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
弁韎韐皮弁素鞞玄端爵鞞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
卽爵弁也士服爵弁以韎韐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
之故知冕服謂之芾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鞞是也

謂之鞞以冕為主非冕謂之他也韍鞞俱是蔽膝之
象其制則同俱尊祭服異其名耳古者衣皮此存其
象故知以韋為之故禮記玉藻鞞君朱大夫素士爵
韋上云鞞下總以韋結之故知以韋上廣一尺下廣
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此玉藻文也
彼論鞞此言韍而引之者明此二者色異而制同也
又言脛本曰股者明邪幅在下在股之下古今名異
欲以今曉人故曰邪幅如今行膝說文云膝緘也名
行膝者言行而緘束之故云偃其脛也又解在下之
義故云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因在下之文從下而上
言之故云自足足即脚跗也彼交匪舒文在邪幅之
下明非舒之義出於邪幅之下故云彼與人交接自
偃束如此則非有解怠舒緩之心天子以其如此故
賜予之言上章所得車服由諸侯非有舒緩故也此
芾幅說諸侯服之而來非天子賜以芾幅也天子所
賜之服亦必有芾幅隨之要此據諸侯自服為文非
天子所賜故云自偃束如此此芾幅之服禮之所制
縱使心實解情亦將服之而以其服幅即云自偃束
及古鞞

者作者欲美其事因其衣服而美之能依禮不失亦是自備束矣○**箋**古者至不然○正義曰古者天子之賜諸侯必設饗禮則以禮作樂故云以禮樂樂之乃後命予之即上車服是也天子既已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謂使之君臣同心人安國治此則由神所祐是神申重之以福祿是神祐之辭故知申之者神也以天子賜之即人謀神又重之即鬼謀故言所謂係辭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則賜或在廟故

其葉蓬蓬**傳**蓬蓬盛貌**箋**云此典也柞之幹猶先祖也枝猶子孫也其葉蓬蓬喻賢才也正以柞為典者

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以喻繼世以德相承者

明也○柞于洛反又音昨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

木名蓬步公反注同

只君子萬福攸同**傳**殿鎮也○殿多見反注同鎮陟慎反又音珍本作填

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傳**平平辯治也**箋**云率循也諸

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

連屬之國亦循順之○平婢延反韓詩作率從維柞至

正義曰言維此柞木幹上之有枝條其生葉蓬蓬然

茂盛新將生故乃落之於地以葉相承無衰落以興

維此諸侯先祖之有子孫其有才智亦茂盛繼世以

德相承無之絕由其諸侯世賢如此是以古之明王

以禮樂樂是君子則鎮撫天子之邦萬福所同聚而

亦是戾矣

傳

戾至也

箋

云戾止也

諸侯有盛德者亦

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

疏

汎汎至戾矣。毛以為汎汎然

浮於水上者楊木之舟舟人以紼繩繫而維持之使

不得東西也。以興居以民上者諸侯之君也。明王以

禮法約而制禦之使不得違叛也。諸侯既不得違叛

僕職順命故於來朝明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天

子於是揆度其功德之多少而命賜之以禮樂樂是

君子諸侯又以福祿厚賜之明王既以賜祿諸侯優

饒之哉遊縱之哉明王之德能如此亦如是至美矣

古之命賜諸侯所以為美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

云汎汎然浮之於水上者楊木之舟而舟人以紼繫

而維持之使有所屬以興國中者諸侯之人而諸侯

以禮教制禦之使有所法中四句與毛同下二句言

諸侯既得賜祿故優柔哉遊息哉亦是於自安止矣

高意不出其位無復擾叛今王何以不樂賜賢侯令

之治人自安反則擾不信而令之違叛乎故刺之。

傳 紼綷至諸侯。正義曰釋水云紼縞維之紼綷也

縞綷也孫炎曰綷大索也李巡曰綷竹為索所以維

持舟者郭璞曰綷繫也孫炎曰舟止繫之於樹木戾

竹為大索然則紼訓為綷綷是大經縞訓為綷綷又

為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經繫而維持之以喻明王能

維持諸侯定本及集注以毛云紼弗也與爾雅不同

○**箋**

楊木至禮法

○**正義**

曰箋亦以下樂只君子明

此言諸侯可樂故以舟喻人舟人喻諸侯以紼喻禮

法也舟人以紼繫舟而制行之喻人亦得依禮法而

行不以舟止為喻

○**傳**

葵揆

○**正義**

曰釋言文揆者

以天子於諸侯命賜有少或以恩或以功當須揆

度多少而與之。○**箋** 戾止至其位。○**正義** 曰以承上

言諸侯能治人以禮法是有盛德者也自安止是思

不出其位故引論語以足之襄二十一年左傳叔向

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不同則所引

逸亡此非也鄭亦約彼優游為居止自安之義故與

毛不

同

三詩充

卷五之三

及古

及古

及古

及古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

故作是詩也

好呼報反

說

角弓八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角弓詩者王之宗族

父兄所作以刺幽王也以王不親九族之骨肉而好讒佞之人令骨肉之內自相憎怨使人傲之故父兄作此角弓之詩以刺之也此經八章上二章言王當親九族是為不親而發言也既不親九族則疏遠賢者自然而好讒佞事勢所宜言於文無所當也骨肉相怨即三章四章是也由其相怨故五章本其王慢族親宜燕食之事即亦不親九族之經矣既相怨不親是上教之失故下三章言其可教而反之無使為驕如蠻如髦也

駢駢角弓翩其反矣

傳

典也駢駢調和也不善繼繫巧

用則翩然而反

說

云典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禮御

待之則使之多怨也

○駢息營反沈又許營反說文作弣音火全反翩匹然反繼息

列反弓鞮也繫音景弓匣也說文云榜也謂輔也

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說

云

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

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說

駢駢至遠矣。正義曰以王不親九族故先述御待之難

言駢駢然調和者角弓此角弓雖則調和當善用之若不善置繼繫而巧用之則翩然而其體反房矣是用角弓之難也以典和順者宗族也此宗族雖則和順當善待之若不善設食燕而恩御之則亦憤然而其心怨恨矣是待宗族之難也下二句義具在箋。○**傳**駢駢至而反。○正義曰駢駢文連角弓即是角弓之狀也故云調和也既已調和復云翩其反矣不善用之可知故言不善繼繫巧用翩然而則反矣冬官

弓人以六材為弓調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
 恆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
 相當如彼文弓有用角之處不得即名角弓此言角
 弓蓋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於古亦應有之但
 弓人所不載耳今北狄角弓弛則體反若不繼檠則
 不復任用也檠者藏弓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內於
 檠中此弓已調和而言檠者蓋用訖內於竹閉之中
 恐損其體亦謂之檠繼即緹滕也傳言巧用明是既
 已成弓非未定體也故知檠義為然不以恩禮御待
 定本待作侍○**疏**骨肉至成怨○正義曰骨肉謂族
 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
 閉謂之骨肉然則骨肉唯謂同姓耳此經兼言昏姻
 箋通言骨肉者以昏姻之親與宗族同類并云兄弟
 甥舅連言之是其同也孟子云兄弟鬩弓而射我我
 則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其親
 親之也是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爾之遠矣民胥然

矣爾之教矣民胥微矣

疏云爾女女幽王也胥皆也

言工女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知之見女之教令
 無善無惡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

可不慎

○做戶

疏

爾女至胥皆○正義曰以言人

此章胥為皆者胥相皆並釋詁文也上以王於族親
 故為相於之辭此言天下之人非一故為皆觀文之

勢而為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瘵

綽綽寬也裕饒瘵病也

疏云令善也

○綽處若反寬

瘵羊
 主反**疏**此令至為瘵○正義曰上言人隨上化此又
 化之故言天下若此令善之人於兄弟恩義相與綽

綽然有饒裕也其不善之人於兄弟則無恩義唯交
 更相詬病而已是天下善人少惡人多

惡人相病須上化之故欲令王教之

民之無良相

者而其身愈益危也人各求安則彼以危已故身危也然則求黨求名在於不爭求安在於不安是猶求爵在於讓爵故言此以類之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已老矣而

孩童慢之云此喻幽王見老人反侮慢之遇之如

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駒音拘孩本

作咳戶才反許慎云如食宜餽如酌孔取餽飽也餽音餽

小兒笑也稚音釋云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

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

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王有族食族燕之禮食音嗣注同宜如

字本作儀注同韓詩云儀我也餽於據反徐又於具反取如字沈又音娶令力呈反飲於鴉反度待洛反

勝言升老馬至孔取正義曰此又言王之不

量音亮言老馬反為駒而用之猶王於老人反為

童而遇之王慢老如是則為不復自顧其後已至年

老人之遇已亦將然是猶王之不恕故天下傲之皆

無良相怨也因教王尊老之宜言王如食老者之食

則宜令之飽而已如酌老者之酒則當如孔之有取

孔者器中之所受也器之所受有大小滿則止猶老

者所勝有多少亦足則停是王於老者當節敬如是

今王何以不然而反慢之已老矣而孩童慢之說文

曰此經舉馬以喻人故言已老矣而孩童慢之說文云咳小兒笑也內則云子生三月父咳而名之謂指其顛下令之笑而為之名此言咳童慢之亦當然也此詩刺王不親九族所以偏言老者以老是王者所宜貴故祭義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其年者况其宗族之老人乎故九族不宜慢之王如至之禮正義曰王如食老者食則令之飽謂有嘉味勸助之也經言酌當酌酒以與人是飲之酒也食則苦其不飽酒則唯恐過度故食言宜餽酒言孔

取孔取謂器中空虛受物之處老子所謂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也以此於老人所勝氣力多少是如孔之取也言王有族食族燕之禮者解經所以有食酌之事食則族食酌即族燕矣以食禮無飲燕法無食故如二事也王於宗族大事亦有饗但經所不言食燕可以兼之也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人燕則以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族食世降一等大傳云綴之以食而弗殊是王有族食族燕之禮也鄭知孔非物所由出言凡器之孔者以物所由出之孔於人飲酒容受之喻不立又若一禮不可以喻多少故為凡器之孔老子云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亦謂器之受實為孔也

教猱升木如塗塗附

傳

猱援屬塗泥附著也

傳

云毋

禁辭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為之必也附木桴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

有仁義教之則進**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傳**微美也

愛

云猷道也君子有美道以得聲譽則小人亦樂與

之而自連屬焉今無良之人相怨王不教之

傳

毋教

屬○毛以為上言小人傲上之化無良相怨此又言

可反之使善王宜教之言王之不教小人如人之禁

彼云無得教猱之升木若教之升木則如以塗泥塗

物必附著也何者猱之性善登木今教之使登必能

登木矣又喻塗之性善附著以之塗物必著矣以興

王自不教小人以仁義者若教小人以仁義則必從

矣何者以人性皆有仁義因其性而道之故教之必

從也又言小人所以易教者以君子之人有美道以

得聲譽小人則慕樂之美其榮名欲得與之而自連

屬也是天一人皆樂善而棄惡但無人啓教耳王

何不教之乎鄭唯以附為木桴言以塗泥塗木桴則

易著餘同○**傳**猱援至附著○正義曰猱則猿之輩

屬非後也陸璣疏云猿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
 為獼長臂者為猿後之白腰者為獼胡獼胡猿駿捷
 於獼猴然則猿後其類大同故樂記注云猿獼猴也
 是其類故也傳言附著也是訓附為著故王肅云教
 猿升木必也如以塗之必著○**毋**毋禁至則進○正
 義曰說文云毋止之也從女象有好之者言止其好
 而稱毋故毋為禁辭以猿升木類之則附為有形之
 物不得為著故易傳以塗之易著必是物之盈者故
 為木桴桴謂木表之麤皮也以猿之性善登木泥之
 性善著物因其所善而教用之故言必也以顧下小
 人與屬故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此章先言
 人心易教王不教之下章乃言其樂善故言毋為禁
 止之意言小人之易教故反辭以體之非禁王不聽
 教小人孫毓難鄭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
 何為禁之而云毋乎
雨雪漙漙見晁曰消**傳**晁日氣
 是未得立言之意耳
 也云雨雪之盛漙漙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

皆稱曰雪今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

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其所以然者人心

皆樂善王不啓教之○雨于付反泮及下同漙符嬌

見如字下文同韓詩作曠音於見反云曠見日出也

如字**莫肯下遺式居婁驕**云莫無也遺讀曰隨式

用也婁斂也今王不以善政啓小人之心則無肯謙

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用此自居處斂其驕慢

之過者○下遐嫁反注串下同又如字遺王申毛如

斂也爾雅云衰鳩雨雪至婁驕○毛以為上言大

雨下此雪雖漚漚然而盛至於見天晬然之日氣人皆稱之曰此雪今消釋矣以興小人雖皆行此惡之甚至於見王之善政人皆言之曰小人今誅滅矣人惡小人而欲滅之是其心皆好善矣王何不教之乎必須教之者以此小人皆為惡行莫肯自卑下而遺去其惡心者用此之故其與人居處數為驕慢之行故須化之鄭唯以下二句為異言小人不為王所啓教故莫肯自謙虛以禮相卑下隨從於人者又無用此卑下隨從行自居處婁斂其驕慢之過者由王不教使然欲王教之也此莫肯之文并統下句為義○**傳** 晬日氣○正義曰說文云晬日見也此詩之意言雪見之而消消雪者日也序又從日故知晬是日氣也○**箋** 雨雪至教之○正義曰以曰者人言之辭若日出則雪消不復須言矣明言者於日未出而言之故知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之曰雪今消釋矣以漚漚雪之盛貌故知喻小人之多也以日將出以比王政則王未有政故言王若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皆曰小人今誅滅矣以雪比小人日能消雪

故喻王誅小人也論語曰子為政焉川殺而言誅小人者以王興政則天下有賞有罰天下喜王為善而言小人誅滅見疾惡之情深有樂善之意耳非即盡誅滅之也此上戒猱升木之事欲王之教人故言人心皆樂善王何不啓教之乎○**傳** 遺讀至過者○正義曰箋以遺棄之義不與謙下相類故讀曰隨隨從於人先人後已以相卑下之義也釋詁云婁斂聚也俱訓為聚則義得通故云婁斂也言用此者用此下隨之行自居處收斂其驕慢之過為敬順謙恭也此二句毛不為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又婁之為數乃常訓也故別**雨雪浮浮見晬曰流****傳** 浮浮猶漚漚也流為毛說焉**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傳** 蠻南蠻也髦夷髦流而去也

箋 云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之我用是為大憂也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

焉○髦舊音毛鄭之意當與尚書同音莫侯反行下孟反**疏**如蠻至用憂○不以善政啓小人之心中令如南國之荆蠻如西方之夷髦行如夷狄王不能變我是用為大憂之欲令王興善政而不能由此以刺之也**傳**蠻南蠻髦夷髦○正義曰爾雅人蠻在南故為南蠻髦對而言之不在中國故為夷髦髦雖在西夷總名也**傳**今小至從焉○正義曰言如以比之是小人之行比如夷狄也傳言夷髦不辨其方之所在故云西夷之別名知者正以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之其中有髦故知在西方也牧誓曰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又曰逃矣西土之人是西方也彼髦此髦音義同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菀音鬱徐於阮反中丁仲反下注不中同朝直

遙反篇內同**疏**菀柳三章章六句至朝事○正義曰經三章毛鄭雖有小異皆以上二章次二句為暴虐下二句及卒章下二句為刑罰不中其上二章上二句及卒章上四句言王無美德心無所至言王者不可朝事之意總三章之義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興也菀茂木也**箋**云尚庶幾也

有菀然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有不庶幾欲就之止息乎興者喻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焉憂今不然上帝甚蹈無自暱焉蹈動暱近也**箋**

云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愬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已所以

不朝之意

○蹈音悼鄭作悼病也暱女栗反又女筆反徐又乃吉反

俾予靖之後

予極焉傳

靖治極至也

云靖謀俾使極誅也假使

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

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

○俾必爾反本作卑

後皆同極毛如字鄭音棘**疏**有苑至極焉○毛以為有苑然者枝

幾就之而息止焉誠欲就之而止息以興有道德茂

美之王諸侯見之豈不庶幾往之而朝事今諸侯不

往朝王由王無美德故也諸侯既不朝王又相戒曰

上帝之王甚變動而其心不恆刑罰妄作汝諸侯無

得自往親近之若自往親近之必將得罪又恨王者

不任已以事言王之有事若使我治之於後則使我

更至焉今有事不使我治之動輒加我以罪我所以

不欲朝王也○鄭以上二句與毛同言我不欲朝者

以王暴逆故訴之于天言上帝乎今幽王行其暴虐

不可朝事甚使人心悼傷我是以無得從而近之

由王為惡故已不欲朝也非直暴虐如是刑罰不中

假我朝王王留我有政事使我謀之王信讒不察功

考績我雖無罪於後必罪我而誅放焉由此我所以

不往朝事之也○**疏**尚庶至不然○正義曰釋言云

庶幾尚也以心所念尚即是庶幾義相反覆也以行

人之欲息於茂蔭似諸侯之願朝於有德故以茂喻

事故云釋已所以不朝之意○**傳**靖治極至○正義曰並釋詰文此言王不可朝而云使我治之後我至焉則毛意以為恨王不使已治事故後不至也此恨王不任已事則居以凶危是又恨王使已皆由王之無常有事不任之纔任即加罪是不可朝事○**箋**靖謀至朝事○正義曰靖謀俾使皆釋詰文極誅釋言文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若以凶危反以類此則極邁皆罪事故言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謀政事王信讒反誅放我也以凶危**有苑者柳不尚惕焉****傳**惕息也○惕欺例反**上帝甚蹈無自瘵焉****傳**瘵病也**箋**徐丘麗反云瘵接也○瘵側界反鄭音際**俾予靖之後予邁焉****傳**云邁行也行亦放也春秋傳曰予將行之**疏**瘵接○正義瘵病也鄭以上曠類之讀為交際之際故言接也○**邁行至行之**○正義口邁行釋言文以罪而使之

行於外故言行亦放也引傳曰予將行之者昭元年左傳文時鄭之大夫游楚有罪子產將放之子大叔者游楚之宗傳曰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是行為放之義故引證之**有鳥高飛亦傳于天**也吉大叔之名子南游楚之子云傳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彼人之心于何其臻****箋**云傳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屆

曷予靖之居以凶**傳**音附

矜**傳**曷害矜危也**箋**云王何為使我謀之隨而罪我

居我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裔延**疏**有鳥至凶矜

飛無定之物人心有定之至今鳥有所至人心反無至故以喻之言有鳥高飛謂其終無所至亦至于天

而止也今彼人幽王之心于何其所至乎言其心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止乃鳥之不如由此不可朝事也我若朝王王使我治事旋即罪我故恨王云何由使我治之尋復居處我以凶危之地也使即罪之是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鄭唯以靖謀為異餘同○**傳**曷害○正義曰傳雖曷為害亦訓為何故害澣害否皆為何也○**箋**王何至四裔○正義曰以誅放類之故知凶危是凶危之地謂四方荒裔遠處即九州之外也文十八年左傳曰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四裔之文即羽山東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幽州比裔是也九州之外而言幽州者以州界甚遠六服之外仍有地屬之故繫而言焉

苑柳三章章六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二

毛詩註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

也

箋服謂冠弁衣裳也古者明王時也長民謂凡

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燕

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壹者專也同也

○長張丈

反注同貳音二從七容反復扶又反
 下注同倡率朔事反朝夕直邊反
 至古人○正義曰都人士詩者周人所作刺其窮
 人所著之服無常也以古者在上長率其民所衣
 之服不變貳雖從容休燕之處其容貌亦有常不
 但公朝朝夕而已身自行此以齊正其人則下民
 皆為一德謂其德如一與上齊同亦衣服不貳從
 容有常也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故作詩反以刺之
 周人者謂京師畿內之人此及白華獨言周人者
 蓋敘者知畿內之人所作其人或微不足錄故言
 周人以便文無義例也不言刺幽王者此凡在人
 上服皆無常故下民亦不齊一此刺當時之服無
 常非指刺王身故序不言刺王然風俗不齊亦王
 者之過即亦刺王也服謂在體之衣德謂身之所
 行德服非一在上衣服有常能使下民一德正謂
 服有常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由德行有常故服
 不變既觀其服之不貳知其德之齊一不然則德
 在於心不可知其一否也經五章皆陳古者有德

疏

都人士五

之人衣服不貳不言長民者敘言人德齊之山
 故說長民不貳於經無所當也唯傷今不復見古
 之人是總敘五章之義民者兼男女故經有士女
 二事○**服**謂至同也○正義曰冠弁在首衣裳
 在身皆是體之所服直云衣服刺無常明其兼之
 也弁者古冠之大號也冠弁總謂在首者冕弁之
 類皆在其中也春官司服云凡冢冠弁服謂委貌
 玄冠為冠弁對其餘弁冕而立名非總諸冠與此
 不同也以傷今而思之故知古者明王時也言長
 民則與民為長者皆是故謂凡在人上倡率者謂
 為官倡導帥領之人即邑宰鄉遂之官言凡語廣
 雖上及天子諸侯皆是也衣服眾矣當各以其事
 服之今云衣服不貳明各於其事不得差貳故云
 變易無常謂之貳也此從容承衣服不貳之下以
 對之矣明為私處舉動故知謂休燕閒暇之處宜
 自放縱猶尚有常則朝夕舉動亦有常明矣此休
 燕有常直謂進退舉動不失常耳即經所云其容
 不改之類非據衣服故箋直云猶有常不言服明

其非服也壹者齊一之義故為專也同也言專為一明服色齊同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

傳

彼彼明王

也

箋

云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

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其動作容貌既有

常吐口言語又有法度文章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

差

○出如字士行下孟反下文行歸注操行同衣於既反差都賣反又如字

行歸于周萬

民所望

傳周忠信也

箋

云于於也都人之士所行要

歸於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倣之又疾

今不然

○望如字協韻音下

疏

城郭至過差○正義曰都者聚居之處故知城郭之域也定

本城作域正舉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偽都邑尤甚故

舉古之都邑以駁今之都邑也士者男子行成之大稱敘言則民一德是所陳者人也人而言士故知都

人之有士行者非爵為士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故知冬則衣狐裘也以古之衣裘其上必有裼衣故知

取其溫裕而已禮記緇衣引此詩彼注云黃衣則狐裘大裼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以為大裼之裘則是

有衣裼矣言取溫裕者以注記之特未詳此詩之意以狐裘黃者實大裼時息民所服服則黃衣故以言

焉至此觀經為解故不與彼同也若然息民之祭服此狐裘則是尊貴之服矣庶人而得服之者彼狐之

黃者多黃狐之衣非貴服也息人臘祭服之者於是草木黃落象其時物之色故服之耳郊特牲云野夫

黃冠黃冠草服也注云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草木黃落是順時而服之非同於常祭其實

為輕又不衣裼故庶人所得衣也若然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注云質略亦庶人無文飾則庶人止服犬

羊此衣狐裘者以禮不下庶人其制不可得曲而盡
此言狐裘則庶人得衣狐裘明矣禮云犬羊舉一以
言之七月云一之日于貉箋云于貉往捕貉以自為
裘是庶人又以貉裘而禮無明文禮之所記不能盡
也七月又云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則非公子不得衣
狐裘言庶人狐裘者以狐色不等若狐白非君不服
狐青乃小而美者則可以供公子而庶人避其文故
言于貉若黃狐及麤惡者不廢庶人亦服之且孔子
云狐貉之厚以居狐連貉言之貉既庶人所服狐亦
服之明矣以庶人服犬羊不禘故此狐裘亦不禘取
其濫俗而已或以書傳云古者必有命民得乘飾車
駢馬衣文錦彼都人士為命民故異於其餘庶民知
不然者此則思古之服則古之都邑之士則當皆然
也下言緇撮不異庶人則狐裘黃黃是庶人所當服
矣此思古人之善以刺今人之惡故箋總之云疾今
奢淫不自責以過差也以君子既有其服則常其容
以出於言而後為行故經以此為文次也○**都人**
士至今不然○正義曰以經言萬民所望明都人為

人所法倣也知寡識者以明王之時賞不遺才若深
識當為時所用今取法於都人故知寡識者以因前
經故言又疾今不然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
曰逸詩也都人十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
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
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為逸

笠緇撮 亭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緇撮緇布冠

也 **臺** 云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

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 ○臺如字爾雅作臺草名笠

音符本 **彼君子** 音立緇側其反撮七活反夫
亦作扶 **密直如髮** 密直如髮也 **也** 云彼

君子者謂都人之家女也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

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 ○緇直雷反密也緻直置反
本亦作緻隆俗本作隆殺所

界反又所側反我不見今我心不說云疾時皆奢淫我不

復見今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我不見第二

章作弗見一木四章○正義曰言彼

同作不字說音悅○疏彼都至不說○正義曰言彼

者以臺草為笠緇布為冠以撮持其髮是儉而且節

此都人之行如是則為君子之人矣彼都人君子之

家女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人之頭髮然其本末

無隆殺言其性行終始不變也今既不然士女淫慾

我今不復得見古之都人士女德行如是今由此我

心不歡悅而憂心思古也○傳臺所至布冠○正義

曰臺草名可以為笠則一也而傳分之者笠本禦暑

故良耜曰其笠伊糾因可以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

事焉以緇撮為一知臺笠不二矣○傳以臺至且節

○正義曰禹貢有島夷卉服彼卉者是草之總名但

島夷居下溼而常服之此臺草之名亦卉也郊特

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笠而

至尊野服也則草笠野人之服是賤者也前裘則冬

所衣此笠則夏所用各舉其一而言之以臺皮為笠

緇布為冠不用美物故云儉言撮是小撮持其髻而

已是且節也鄭知取此義者以上言狐裘即述其容

貌言行此下不述言行故舉其冠笠以表節儉也按

郊特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冠而敝之可也注云

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布玉藻云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則此應始

冠而敝之今都人以為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

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緇布故詩人

舉而美焉故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為緇則緇亦

得為紕帛何知非紕帛為玄冠而言緇布者以緇雖

古布帛兩名但字從才者為帛從畱者為布此言緇

故知非帛且若是帛為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故

士冠禮云緇布冠頰項注云緇布冠無笄者著頰圍

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由固

頰為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頰象之所生也是緇

布冠制小故言撮以此益明非玄冠若然緇布冠制

毛詩流

卷十五之三

五

汲古閣

汲古閣

自當小言明王之時儉且節者解不著玄冠而著緇布之意故雖禮制之小亦由儉節而著之。○**傳**密直如髮。○正義曰傳變綱言密則以綱為密也。綱者綱繳之言故為密也。○**傳**彼君子至隆殺。○正義曰文承於上故以彼君子女謂都人之家女也。以密在於心故言情性直見於外故言操行謂所操持之得跡也能始終不虧故言本末無隆殺定本隆作降。○**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傳**琇美石也。○**箋**云言以美石為瑱瑱塞耳。○**傳**琇音秀徐又音誘瑱他見反。○**彼**

君子女謂之尹吉。○**傳**尹正也。○**箋**云吉讀為姑尹氏姑

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

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言毛如字鄭讀為姑其吉反又其一反。○**我不見**

兮我心苑結。○**傳**云苑猶屈也積也。○**箋**苑於勿反徐音鬱又於阮反。○**傳**

彼都至苑結。○毛以為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充耳以琇之美石實其耳是其有節制也。彼都人有君子之德其家之女謂之正直而嘉善矣。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為之苑然盤屈如繩索之為結矣。○**鄭**唯尹姑為異餘同。○**傳**琇美石。○**正義**曰淇與傳曰琇瑩美石說文云琇美石次玉也。然琇是美石之名耳而此傳俗本云琇實美石者誤也。今定本毛無實字說文直云琇石次玉則實非玉名故王肅云以美石為瑱塞實其耳義當然也。淇與說武公之服以琇為充耳此都邑庶人亦用琇者禮天子以純玉諸侯以下則玉石雜衛風自舉石言之其實玉多而石少非全用石也。此則庶人無玉用石而已其用之石則與諸侯之同名故俱言琇也。○**傳**尹正。○**正義**曰釋言文王肅云正而吉也。易繫辭云吉人之辭寡。○**箋**吉讀至禮法。○**正義**曰言謂之者是指成事而謂之故易傳也。尹既是姓則吉亦姓也。故讀為姑美其人而謂之尹姑者以尹氏姑氏周室婚姻之舊姓也。知者節南山云尹氏太師常武經曰

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為公卿明與同室為婚姻也韓奕云為韓姑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姑與周室為昏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媾耦其子孫必蕃媾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媾耦明為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媾也孫毓云尹氏媾氏衰世舊姓豈必能賢按篇義略古之人則所言皆斥明王之時不得以衰世為難矣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

如蠶

傳厲帶之垂者

箋

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

鞶必垂厲以為飾厲字當作裂蠶螿也尾末捷然

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

帶音蒂本亦作帶厲毛如字鄭當作裂音列卷音權注

及下同蠶勑邁反又勑界反蠶蟲也通俗文云長尾為萬短尾為蠖蠖音虛代反鞶薄寒反螿音釋木又

作蠶呼莫反捷其言反又音虞漢書音義云舉也又渠偃反一音其蹇反上時掌反

我不見兮

言從之邁

箋

云言亦我也邁行也我今不見士女此

飾心思之欲從之行言已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

疏

彼都至之邁○毛以為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垂其帶之飾而有厲然言其服飾有常也彼都人君子之家女乃曲卷其髮末如蠶之尾言其容儀有法也今之士女皆奢淫不然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如是儀飾以是故心中思之我欲從之其當自殺以行而求古人言已憂悶不能自勝也○鄭唯以垂帶如鞶裂為異餘同○**傳**厲帶之垂者○正義曰毛以言垂帶而厲為絕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為帶之垂者○**箋**而亦至卷然○正義曰以言如蠶將外物以比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帶垂故云而亦如也以蠶已言如故言亦如也如厲如鞶厲者謂如桓二年左傳云鞶厲游纓也彼服虔以鞶為大

帶也鄭意則不然內則云男鞶革女鞶絲注云鞶小囊盛悅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以鄭彼注言之則鞶是囊之名但有飾緣之垂而不名之為裂鞶必垂裂以為飾言帶之垂似之也以紀子帛名裂繻故言厲字當作裂也昭四年左傳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蠶尾言蠶尾有毒也故以為螫蟲其末尾捷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也禮斂髮無髣而不可斂則因曲以為飾故不同也定本及集本捷下皆無然字○我今至古人○正義曰上言帶髮故言士女此飾也以上章有我心此言從之邁故知心思之彼人已死而欲從之行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故知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

伊卷之髮則有旃
旃揚也
云伊辭也此言士非故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

髮於禮自當有旃也旃枝旃揚起也
○旃音餘揚也
我不見

今云何盱矣
云盱病也思之甚云何乎我今已病也
○盱喜也
○正義曰此承上章之文俱反
故匪伊之上闕帶髮之文見於下句以法所當然是於禮有之也禮大帶垂三尺是矣此下二句初直不悅後更苑結故欲自殺而未能所以為病為事之次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怨曠者君

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
○思息嗣
反下皆同
采綠四章章四句

句至曠者。正義曰：謂婦人見夫行役過時不來，怨已空曠而無偶也。婦人之怨曠，非王政而錄之於雅者，以怨曠者為行役過時，是王政之失，故錄之以刺王也。經上二章言其憂思，下二章根本不從君子，皆是怨曠之事。欲從外則非禮，故刺之。○怨曠至非禮。正義曰：婦人思夫情義之重，禮所不責，故知識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禮婦人送迎不出門，况從夫行役乎？雖憂思之情可閔而欲從之，語為非，故作者陳其事而是非自見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芻

傳

興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兩手

曰芻

傳

云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

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

○芻，弓六反。注本或一，手曰芻，芻楚俱反，草也。

易以

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傳

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

不容飾

傳

云言我也。禮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曲卷

其髮，憂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

○局，其玉反，卷音權。下

傳

終朝至歸沐。○毛以為言，同又眷勉反。沈其言反。

人有終朝采此綠，果而不能滿其一芻，此采者由此人志在於他故也。以興此婦人終日為此家務而不能成其一事者，此婦人由

志念於夫故也。故言我之憂思不暇容飾，今不洗沐其髮，徒曲卷而已，是憂思之甚也。薄，知我君子之將

歸，我則沐髮以待之。今之不沐，由無君子故也。○鄭唯婦人身自采綠，不興為異餘同。○興也。至曰芻

○正義曰：毛以婦人不在，故以為興。終朝者，是終竟於朝，故至食時也。芻物必用兩手，故曰兩手曰

芻。○綠，王至於事。○正義曰：綠若難得，則不盈是常。今言其不盈，故為易得而不滿，是其憂思不專也。

以田漁之，婦則庶人之妻，可自親采，故不從毛興也。○禮，婦至待之。○正義曰：解所以曲卷者，禮婦人

在夫家當筭此象骨之筭今曲卷其髮則去其筭而不用是憂思甚也此訓言為我我君子也我則沐以待之此我義勢所加非經言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
傳 衣蔽前謂之

期六日不詹
傳 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

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月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

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

詹音占終朝音占不至

御於夫言常時以五日為御之期而望之至六日而不至尚以為恨况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舉近以喻遠也

鄭以上二句為賦也自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本與夫以五月之日為還期今六月之日而不至是為行役過時所以怨曠憂思

傳 衣蔽前謂之襜

○正義曰釋器文也李巡曰衣蔽前衣蔽膝也

藍染草○正義曰以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於藍月令仲夏無刈藍是可以染之草

○傳 婦人五日一御○正義曰內則云妾雖年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傳之所據也傳以彼文不辨尊卑則通及庶人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傳意或然也

其天子諸侯御之日數則傳無文焉婦人之思夫必過時乃怨曠毛雖云五日一御不必夫行六日便即怨也當是假御之期日以喻過時耳孔晁曰傳因以行役過時刺怨曠也故先序家人之情而以行役者六日不至為過期之喻非止六日毛意當然也鄭五日之御則不然故內則注云五日一御諸侯制也

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次兩媵則四日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是鄭以五日為諸侯制非大夫以下御婦人之日限也其天子則天官九嬪掌婦

學之法以教九御注云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

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早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

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故月紀是鄭差後宮之數為天子御日之文也以御女八十一人而言九御知當九夕以數準之故九嬪以下皆九人當一夕也夫人自然三人當一夕是十五日一徧與望數相當故云然亦者亦望之日數以其相當故因引孔子之言以證之后皆取其盛者故知早者宜先謂月初也望後則月光盛故知反之是以內則之注亦先姪娣從早者起由準此也諸侯夫人則亦望前推之則大夫一妻二妾三日一御士有妾二日一御庶人多無妾其妻每夜而進之此所以與毛異也。

釋婦人至憂思。正義曰箋解婦人所以怨曠之意由過時故也則此過時之言故不為日數也雖言以日為喻五日一御非庶人之禮又其喻懸而不愜故易傳云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是期至之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過時所以為憂思也。

子于狩言韋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箋**云之子是

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

當從之為之韋弓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為之繩繳今

怨曠自恨初行時不然 **○**狩尺救反韋勅亮反發也

綸音倫繳音灼亦作故同與 **疏**之子至之繩。正義

音餘下同為于偽反下同 **疏**曰婦人既思夫不見

悔本不隨之共行云我本應與之俱去若是子之夫

往狩與我當與之韋其弓謂射訖與之弛弓納于韋

中也是子之夫往釣與我當與之綸之繩謂釣竿之

上須繩則已與之作繩今不見而思故悔本不然。 **○**

生絲為之其釣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薄言觀者云

觀多也此美其君子之有技藝也釣必得魴鱖魴鱖

是云其多者耳其眾雜魚乃眾多矣魴音防鱖音

同韓詩作觀其釣至觀者正義曰既恨不從君

技其綺反子狩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有

狩此偏言釣者因上釣文在下接而中之耳此不從

之行而知其獲多者言本在家之釣非謂役中時也

俗本作觀觀誤也定本集注並作多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

職焉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

臣廢此恩澤事業也膏古報反下同召

章四句至之職焉正義曰作黍苗詩者刺幽王

也以幽王不能如陰雨以膏澤潤及天下其下卿

士又不能行召伯之職以勞來士眾臣之廢職由

君失所任故陳召伯之事以刺之也膏潤者以君

之恩惠及下似雨澤之潤於物然水之潤物又似

脂膏故言膏潤也此敘君臣互文以相見言卿士

不能行召伯之職則王不能膏潤天下謂不能如

宣王也以經言召伯不言宣王故敘因而互文以

見義也此皆反經而敘之首章上二句是宣王之

是事業故
並言焉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德

興也芄芄長大貌

云興者喻

天下之民如黍苗然宣王能以恩澤育養之亦如天

之有陰雨之潤

芄蒲東反一音扶雄反長張丈反

悠悠南行召伯勞

之傳

悠悠行貌

箋

云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

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能勞來

勸說以先之

勞力報反注及下篇注同營謝一本作營謝邑將徒役一本作將師旅來音

賚說音悅

說

芄芄至勞之正義曰言芄芄長大者又始說反

陰雨之澤膏潤之故也以興宣王之時悅樂者是衆人也此衆人所以得悅樂者由王以恩惠之澤養育

之故也以黍苗之仰膏雨猶衆人之仰恩惠是宣王

能膏潤天下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又其時之人

在國則蒙君之恩澤其行又得臣之勞來故言悠悠

衆多而南行者是營謝邑之人召伯則又能勞來勸

悅以先之言知人之勞苦也今幽王之時人苦而臣

不知又刺之宣王至先之正義曰以嵩高言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

謝功相當故知此南行謂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

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也此言南行是舉其始

去而勞之故言召伯則能勞來勸悅以先之謂閱其

勤勞身先其苦也我行既集

蓋云歸哉謂事訖而勞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

行既集蓋云歸哉任者輦者車者牛者云集猶

成也蓋猶皆也營謝轉餽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

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其所為南行之事既成召伯

則皆告之云可歸哉刺今王使民行役曾無休止時

○任音士注同輦力展反沈連典反○我任至歸哉
○正義曰上

言南行為總此言行中之別從召伯之南行其轉運

謂有我負任者我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我

召伯所為南行之事既成謂營謝畢召伯則皆告之

云可歸哉言先王之時功役有期臣司其職今王役

無休止臣廢其事故刺之○傳任者至牛者○正義

曰傳言此四者明任輦車牛則各有其人故事別歷

言之○蓋猶至止時○正義曰蓋者疑辭亦為發

端孝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蓋道

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

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末句不為發端而

其上歷陳四事故為皆也下章美召伯營謝之功任

輦車牛是轉運所用故營謝邑轉運之役也有負任

者謂器物人所負持生民云是任是負又別為二故

箋以任為抱此一者以相對則任在前負在背此任

謂人所提荷隨其所在總之皆為任也輦車人輓以

行故云輓輦者有將車者此轉運載任則是大任以

駕牛者也有牽傍牛者秋官罪隸職云凡封國若家

牛助為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

夫家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

前曰牽在旁曰傍此營謝即封國也宜使罪隸牽傍

其牛也既云將車者牽之有牛而將之而別云牽傍

傳徒行者御車者師者旅者○云步行曰徒召伯營

從此可知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反以刺時故刺今王使人行役嘗無休息之時下章

罪隸之文參之知牛為牽傍與車不同也此舉其歸

要牽傍亦在轅外以此知不與將車同也箋以召伯

所勞當是勞人故歷言其事以表其名自別人又以

任器注云牽傍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彼雖非封國

人云凡軍旅行役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

罪勞當是勞人故歷言其事以表其名自別人又以

罪隸之文參之知牛為牽傍與車不同也此舉其歸

反以刺時故刺今王使人行役嘗無休息之時下章

從此可知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故略焉

謝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

行旅從○士卒尊忽反一本作士衆從才用反下同**疏**徒行至旅者○

者事別而分以言之旅屬於師徒行御車還是師旅之人而經別之者以其所司各異故亦歷言以類上

章也釋訓云徒御不驚以徒爲輦者也此與上我輦異章故知徒行也○**箋**召伯至旅從○正義曰此言

師旅故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徒行者有御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夏官序文春秋傳曰君行師從

卿行旅從定四年左傳文彼文無諸侯之制一句鄭亦以義言之明天子之卿與諸侯同故有師也彼傳

君行師從謂嘉好之事服虔云謂會同杜預云謂朝會此雖作役非征伐故同嘉好之事也**肅肅**

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傳**謝邑也**箋**云

肅肅嚴止之貌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美召伯治謝邑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威武也原隰既

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傳**土治曰平水治

曰清**箋**云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

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又刺今王臣無成功

而亦心安○治直吏反下同相息亮反**疏**曰此下傳亦然五土有

十等獨言原隰者以其最利於人故特言之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

以事之

疏

熈桑四章章四句至事之。正義曰君

在位雖經無所當而首章箋反求此義則原上之
桑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是亦小人
在位之事也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者即上三章下二句及卒章是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

傳

興也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有以

利人也

疏

云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

盛可以庇廕人興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

覆養之德也正以隰桑興者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

枝葉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

疏 難乃多
反庇必利

反又彼備反
廕於鳩反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傳

云思在野之君

子而得見其在位喜樂無度

疏

樂音洛

疏

隰桑至如

曰言隰中之桑枝條其阿然而長美其葉則甚難然

而茂盛其下可以庇廕人往息者得其涼也以興野

中君子其身有美德可以覆養人事之者蒙其利也

既隰中之桑盛如此則原上之桑不能然是不可以

庇廕也猶野中君子德如是則在位小人不能然為

不能覆養也由小人在位而無德故今思見在野君

子而尊事之若既得見在野之君子置之於位我則

其為喜樂知復如何乎言其樂之甚也。阿然至

利人。正義曰阿然至是枝葉條垂之狀故為美貌難
為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
柔軟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由葉茂而蔭
厚所以庇蔭人息者得其涼之利故言難然有以利
人言有此蔭涼以利人以喻君子之亦有德澤以利
人也。隰中至於民。正義曰以有阿之下別言
其葉則阿非葉狀故枝條長美苑柳云不尚息焉則
知舉此茂美亦取庇蔭為喻故興在野君子有覆養

之德也知反求此義者以序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
為相對今舉隰而無原故知有反求之義以比小人
無德於民矣詩中單言隰者多矣若隰有萋楚不必
反以對原唯義所在故不同故夏書傳曰下溼曰隰
桑非能水之木而言隰桑美者以桑不宜在停水之
地宜在隰潤之所隰之近畔或無水而宜桑以今驗
之實然

者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傳沃柔也○沃鳥既見

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傳幽黑色也○

於蚘反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傳膠固也變云君子在位

民附仰之其教令之行甚堅固也○膠心乎愛矣遐

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變云遐遠謂勤藏善也

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

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

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藏鄭子郎疏誨乎○正

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

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

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變申姜姓之國也褒

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謂幽后孽支庶也

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已不正故也○華音花取十

為于偽反 **疏** 白華八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適音的。白華詩者周人所作以刺幽王之后也。幽王之后褒姒也。以幽王初取申女以為后，後得褒姒而黜退申后，褒姒妾也。王黜申后而立之，由此故下國諸侯化而效之，皆以妾為妻，以支庶之孽代本適之宗，而幽王弗能治而正之，使天下敗亂，皆幽后所致。故周人為之而作白華之詩以刺之也。申后之黜，幽王所為而刺褒姒者，言刺褒姒則幽王之惡可知。以褒姒媚惑以至使申后見黜，故詩人陳申后之被疏遠，以主刺后也。帝王世紀云：幽王三年納褒姒，八年立以為后，則得在三年而黜申后，在八年此詩之作。在見黜之後，經八章皆言王遠申后，是得褒姒而黜申后之事也。下國化之，即五章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是也。此詩主刺王之遠申后，但王為此行則為下國所化，故經略文以見意序，具述其事以明之。 **箋** 申姜至王故。正義曰：欲明申為國名，故云姜姓之國。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國語史記有其事。褒國，姒姓，言

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為字也。以申褒皆為王后，故辯之云是謂幽后，以其被刺明褒姒矣。孽者，藥也。樹木斬而復生謂之孽。以適子比根幹，庶子比支。孽故孽支庶也。中候曰：無易樹子。注云：樹子，適子。玉藻云：公子曰臣孽。注曰：孽當為析文。王曰：本支百世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支。孽也。宗適子者，以適子當為庶子之所宗，故稱宗也。王以褒姒代申后，下國化之，正以妾為妻耳。并言以孽代宗者，既以妾為妻，母愛者子伯服，則妾之所生代適子，故連言之。鄭語云：而嬖是女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又曰：王欲殺太子，必求之申。是幽王亦以伯服代太子，故為下國所化也。天子執牛殺之，柄所以不能治下國者，以已不正故也。昭四年左傳：椒舉云：無瑕者可以戮人，是已不正不可以治人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

傳 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

云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為菅。菅柔忍，中用矣，而便取。

白茅收束之茅比於白華為脆與者喻王取於申申

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褻姒褻姒為孽將至

滅國○菅音奸漚鳥候反柔也忍音刃脆七歲之子

之遠俾我獨兮云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王之遠

外我不復答耦我意欲使我獨也老而無子曰獨後

褻姒譜申后之子宜咎宜咎奔申○遠于願反下注

及下皆同俾必爾反復扶言人刈白華已漚以為

又反譜側鳩反咎音極菅又取白茅纏束之兮是二者以繫白相束而成用

與婦人有德已納以為妻今又用禮道申束之兮是

二者以恩禮相與而成嘉禮者即端成繫白之謂今

之子幽王遠外我申后不復答耦我意欲使我獨老

而無子兮是不以繫白恩禮相申束使已菅茅之不

如也○鄭以為言人既刈白華已漚為菅柔韌中用

今何為更取白茅收束之兮以白茅代白華則脆而

不堪用也以與王既聘申女已立為后禮儀充備今

何為更納褻姒嬖寵之兮以褻姒代申后則妬而將

滅國也寵褻姒以黜申后似取白茅而棄韌菅故以

為喻餘同○白華至為菅○正義曰白華野菅釋

草云茅菅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此白華亦

是茅菅類也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

未漚者為野菅也王肅云白茅束白華以與夫婦之

道宜以端成繫白相中束然後成室家也傳意或然

解之也老而無子曰獨王制文也其後褒姒諧申后之子宜咎咎宜咎奔申解其獨之意以申后雖有子王用褒姒之讒使之奔申是王欲殺之而使申后無子探王此意故雖有子亦名為獨也

雲露彼菅茅

傳

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

無微不著無不覆養

箋

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為菅

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

申后見黜

○英如字韓詩作泱泱同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傳

步行

猶可也

箋

云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

其變之所由爾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其糝周

厲王發而觀之化為玄黿童女遇之當宣王時而生

女懼而棄之後褒人有獻而入之幽王幽王嬖之是

謂褒姒

○夏戶雅及糝士其反沫也又尸醫反爾雅云糝盞也盞音鹿黿音元嬖補悌反又必計

反

疏

英英至不猶○毛以為上既言王不以禮已失

是鮮潤之白雲下露潤彼菅之與茅使之得長成是

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然天不遺物尚養彼

菅茅天何為獨行艱難於我申后令之子幽王不可

於我而見黜退不得覆養是菅茅之不如也○鄭以

為英英之白雲降露潤養彼可以為菅之白茅使與

白華之菅相亂易猶蒼天下妖氣生彼可以為后之

褒姒令與申后相換代也天生褒姒以惑周若雲之

毛詩疏

卷之三

三

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
 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
 合則清且為昏亦是露之雲也霜露所霑是天地之
 氣故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謂養萌芽以成大無不
 覆養巨細皆潤之故菅茅悉蒙養也○**白雲**至見
 黜○正義曰箋以上章言取茅而棄菅喻寵褒奴而
 黜申后故此章又申之言天養彼可以為菅之茅使
 茅與白華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奴使申后見黜
 退以此喻為切故易傳也○**步行**猶可○正義曰
 舉足謂之步故為行也猶可釋言文王肅云天行艱
 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為不可救也侯苞云天行艱難
 於我身不我可也如肅之言與上章不類今以侯為
 毛說○**天行**至褒奴○正義曰上既以露雲養茅
 喻天生褒奴褒奴從來為遠故言天行艱難以結之
 言天行艱難之妖久矣責王不圖其變之所由也若
 然天故行妖以滅周則非人所能拒而令王圖之者
 以天時人事理亦相符若人能更修德行則可妖變
 為祥太戊桑穀即其事也且王興滅實有天期要忠

臣烈士不可委之上天默然不諫龍逢比干皆伏死
 以爭故詩人諷詠亦勸王之謀也昔夏之衰以下之
 事皆出外傳鄭語曰宣王之時童謠曰檠弧箕服實
 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王使執而戮
 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
 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天之命此久矣其入可
 為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
 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少殺之與去
 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燎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
 告之龍亡而燎在積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
 之末發而觀之燎流於庭不可除王使婦人下幃而
 諫之化為玄黿以入于王府之童妾未既鬪而遭
 之既筭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為
 孤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
 于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于王而嬖是女使至於為
 后而生伯服此其文也彼韋昭注曰褒人褒君共處
 曰同二君二先君也燎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厲王
 之末流彘之歲也裳正幅曰幃諫謹呼也黿或為玃

蛇蜥蜴也毀齒曰亂未既亂毀未畢也女七歲而毀齒孕妊身也女十五而笄也由此言之昭以童非陸地之物故云或為蛇蜥蜴也以其言未故為流彘之歲若流彘之後則越去王都不得復觀之矣帝王世紀以為幽王三年嬖褒姒褒姒年十四若然則宣王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二年而生其生在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流彘之歲為共和十四年而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為五十年流彘時童妾七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尚四十二年而生作為

妖異故不與人道同 **漉池北流浸彼稻田** **漉流**

貌 **漉**云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意於申后漉池之不如也豐鎬之間水北流

浸子鳩反字亦作寢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碩**云碩大

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申后見黜褒姒之所為故曼

傷而念之 **嘯**音歎本亦作嘯妖古卯 **碩**池水至反本亦作姣一音於驕反

義曰以浸者蒙潤之言稻又能水之物此刺申后見黜而以此喻之故知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

喻王無恩於申后漉池之水不如也言其北流是目所覩見此詩周人所作則此池是周地之水故云豐

鎬之間水北流文王有聲箋云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然則豐鎬之間唯豐水耳而謂之池者家語云

今池水之大誰知非泉焉召旻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則池者下田畜水之處且言浸者不得在豐水之

中則此池在豐水之左右其池汗下引豐以溉灌故言浸彼稻田也池水當得停而亦言北流者以池上

引豐水亦北流浸灌既訖又決而入豐亦為北流鄭直云水北流不指言豐明池水亦北流也 **碩**大

至念之 **碩**正義曰以此嘯傷而念之是念其不當然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言大人故以

為妖大之人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孫毓云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毛既不為之傳意當與**樵彼桑薪**印**烘于熤**印我**烘燎也**熤**熤**也

桑薪宜以養人者也云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

饗饁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

娃竈用炤事物而已喻王始以禮取申后禮儀備今

反黜之使為卑賤之事亦猶是樵昨焦反印五綱反烘火東反徐又音

洪說文巨凶其凶二反孫炎音恭熤市林反燎音了

又方弔力召二反娃音恚又丘弭反郭云三隅竈也

說文云行竈也呂沈同音口頰反何康瑩反顧野王

口井烏攜二反炊昌垂反注同饗於恭反饗尺志反

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疏

樵彼至我心。正義曰有人樵取於彼桑木之薪不以炊爨云我用之燎於熤竈炤物而已桑薪薪之善者宜以炊爨而養人今不以炊爨反燎于熤竈失其所也。與幽王聘納彼申國之女不以為后反黜之使為卑賤之事而已申后之有德宜居王后之位而母養天下今不以當尊反黜為卑賤非其宜矣申后之見黜褒姒之由故惡褒姒言彼妖大之人褒姒由此而廢申后實勞病我之心。○**熤**熤燎至養人。○正義曰**烘燎**釋言文舍人曰**烘**以火燎也釋言又云**熤**也舍人曰**熤**竈也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然則**熤**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熤**本為此竈上亦燃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以桑薪為善比之申后言宜以養人猶申后宜以母養天下也。○**樵**人之樵取至亦猶是。○正義曰少儀云抱樵注云未然曰樵則樵者薪之一名但諸事皆反其名以各其事此樵彼桑薪猶薪是獲薪也此以燎熤為不宜明其宜炊爨也故知宜炊饗饁之爨饗以煮肉饁以炊飯雙言之也爨肉亦言炊者以炊燃火之名故可以通焉以為美

食故可以養人申毛義也以桑薪之善故喻申后之禮儀也申后為后得以養人為喻者以后正位於內則化行於外天下蒙澤而得其利是母而養之故為喻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傳**

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 **傳**云王失禮於內而下國聞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鼓鐘於宮中而欲外人不

聞亦不可止 **傳** ○聞音問見賢遍反 **念子懔懔視我邁邁** **傳** 邁邁

不說也 **傳**云此言申后之忠於王也念之懔懔然欲

諫正之王反不說於其所言 **傳** ○懔七感反說文七倒反云愁不申也亦作慘

慘邁如字韓詩及說文並作怖怖字吠反又字葛反又匹代反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云很怒也說音悅

下 **疏** 鼓鐘至邁邁○正義曰言有人鼓擊其鐘于宮同內其聲必聞於外擊鐘而欲外之不聞不可得

也以興王既廢黜其后于宮內其化必流於天下廢后而使天下之不做王亦不可得也言王之失德將化流天下何以廢申后乎又言申后之忠於王申后念子幽王之惡慘慘然欲諫正之是其可愍何為王反視我申后邁邁然不說其所言乎 **傳** 此言至所言○正義曰邁邁是不悅之狀為王所不悅者唯申后耳故以我為申后反以相對故以子為幽王慘慘非悅順之辭故知欲諫正王惡是其忠也因諫而邁邁是不悅其所言也 **有鷺在梁有鶴在林** **傳** 鷺秃鷺也 **傳** 云鷺也鶴也皆以魚為美食者也鷺之性貪惡而今在梁鶴絜白而反在林興王養褒姒而餒申后近惡而遠

善 ○鷺音秋鳥名鶴呼各反秃吐木反鷺音結餒奴罪反近附近之近 **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傳** 有鷺至我心○正義曰有秃鷺之鳥在於魚梁之上有鳴鶴之鳥在於林木之中然鷺也

鶴也皆以魚為美食鶯之性貪惡而今在梁以食魚
 鶴之鳥潔白而反在林中以飢困以其有褒姒之身
 在於寵位有申后之身反在卑微然褒也申也皆以
 后為尊貴褒姒性邪佞今在位而得寵申后備禮儀
 反卑賤而飢餒言王近惡而遠善非其宜也以此維
 彼妖大之人實勞亂我之心曲矣。鶯也至遠善
 ○正義曰此舉二鳥明喻二人易稱鳴鶴在陰是善
 鳥也故喻申后鶯實惡鳥以與褒姒今鶯言梁鶴言
 林是舉鶯在梁得魚對鶴在林無魚故知皆以魚為
 美食為喻也既以食為喻故知喻所養言王養褒姒
 而餒申后是近惡而遠善近者養之遠則餒
 之故又以近遠言之猶梁林非一處者也 鶯鶯在

梁載其左翼



云載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

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
 下之義也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 ○別
 彼列

反下段嫁
 反下同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云良善也王無答

耦已之善意而變移其心志令我怨曠

○令力
 成反



至其德○正義曰以王非義黜后故以義責之言有
 鴛鴦之雄鳥在於魚梁尚斂其左翼是左翼斂在右
 翼之下為雄下雌之義故恩情相好以成匹耦以興
 夫妻聚居男當有屈下於女為陽下陰之義故能禮
 義相與以成家道今幽王何為不卑下申后以成夫
 婦乎之子幽王反無答耦我申后之善意秉心不一
 而二三其行以為於德變易其心志令我申后怨曠
 夫鴛鴦斂翼相下之義也。斂左至定道○正義
 曰言斂其左翼是左翼在下故知謂右掩左也鳥之
 雌雄不可別者以翼知之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皆釋
 鳥文也以陰陽相下故似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
 以成家道也此經載其左翼據雄者而言喻幽王當
 下申后耳故其言不及雌但鄭因右掩左而欲辯其
 雌雄故并引爾雅而解之見夫婦皆當相下也男有

下女之禮者即就而親迎之類是也周易艮下
兌上咸為夫婦之卦其象曰止而說男下女也

斯石履之卑兮傳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傳云王

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申后始時亦

然今也黜而卑賤○扁邊顯反又必淺反之子之遠俾我底兮

傳底病也傳云王之遠外我欲使我困病○底徐都禮反又祁

支傳有扁至底兮○正義曰作者以王黜申后故觀

反其昔日所乘之石而傷之言有扁扁然升之以

乘車者此石也申后嘗履之今忽然見黜而卑不復

得履之是其所以可傷也之子幽王之遠外我申后

欲使我申后困病兮故傷之○扁扁至履石○正

義曰行扁斯石文連履之故知扁乘石貌乘車之時

履此石而上故謂此石為乘石上車履石之貌扁扁

然也又言王乘車履石者言乘車之得履石唯王為

然今申后履之是其貴時與王同故繫王言之夏官
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
石也即此詩有扁斯石履之
卑兮謂上車所登石是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縣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
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箋

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

夫出行士為末介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則當

賙贍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

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縣蠻而延反下如字飲
食上於鳩反下音嗣篇內

皆同注如字介音界

疏

○正義曰縣蠻三章章八句至是詩

賤之臣所作以刺當時之亂也。以時大臣卿大夫等皆不用仁愛之心而多遺棄忽忘微賤之臣。至於其行不肯飲食教載之謂在道困乏渴則不與之飲飢則不與之食不教之以事不載之以車。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是國政昏亂所致故作是縣蠻之詩以刺之也。言刺亂者不為已困而私以責人是王法為失故言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敘其為亂之意於經為總指而言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不肯飲食教載之為三章下四句是也。由其不然故經所以反而責之不言誨之者以教誨相對則為二散則相兼故略之以便文。○微臣至刺之。○正義曰以微臣臣之微賤者惟士為然。府史則官長辟除不在臣例。大夫則爵尊祿重是為大臣。故知微臣謂士亂世之作詩亦應多矣。此篇獨言微臣者以為此大臣遺忘微賤而刺之。義取於微故言之也。又解所以怨大臣遺忘之者

以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以士之祿薄或困乏資財則當賙贍之以不贍餼為遺忘也。知士為末介者以為賓而作介猶為主而作擯以聘禮及聘義皆言士為絕擯繼於卿大夫之末為末擯。故知出行作末介也。王制說班祿之法下士食九人中士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公私雜費有不足故云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也。言或容有不困者也。大臣不用仁心非王身之過列於王雅而言刺亂故解其所由自幽王之時國亂禮廢以下是也。

縣蠻黃鳥止於丘阿

傳

興也縣蠻小鳥貌丘阿曲阿也

鳥止於阿人止於仁

箋

云止謂飛行所止託也興者

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

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

○處昌慮反

道之云

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

之云在國依屬於卿大夫之仁者至於為未介從

而行道路遠矣我罷勞則卿大夫之恩宜如何乎渴

則予之飲飢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

之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倅車也○罷音皮下同倅七對反副車

疏縣蠻黃鳥至載之○正義曰言縣蠻然而小者是

處者而自託息焉以興微賤者小臣也我小臣之動

止亦當擇大臣有仁厚愛養之德者而自依屬焉既

擇大臣之仁者依屬焉至於大臣聘使則為未介從

之而行其道路之上亦云遠矣我罷勞矣則卿大夫

之恩宜如何乎渴則當飲之飢則當食之事未至則

教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彼在後之倅車謂之使

載之大臣之於小臣其義當然今大臣何為遺忘已

而不肯飲食教載之○傳縣蠻至於仁○正義曰縣

蠻文連黃鳥黃鳥小鳥故知縣蠻小貌釋丘云非人

為之丘李巡曰謂非人力所為自然生為丘也釋地

云大陵曰阿則丘之與阿為二物矣而以丘阿為曲

阿者以下丘側丘隅類之則丘阿非二物也卷阿云

有卷者阿知丘阿是丘之曲中也此為大臣無仁心

而作故知鳥止於阿似人止於仁○傳正謂至屬焉

○正義曰鳥必飛而後止故知止謂飛行所止託也

以鳥是有畏之物故知取安靜之處而託息焉大學

注云鳥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與此同也此黃鳥

刺大臣不用仁心故知喻小臣當擇卿大夫有仁厚

此微臣隨大臣而行言道之云遠是必聘使諸國故
為介從也聘問之介當是君所命遣而得自以已意
在國依屬出則從行者或使主所自引或君知其依
屬而遣之也言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載之四者語便
之常故隨文為次教誨雖於人無費而無仁心亦不
肯也故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是不
愛則不誨也教誨一也別言之事有至與未至故箋
因其文之先後而分以充之云事未至則豫教之臨
事則誨之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則載
之以士無倅車故也後車倅車者明後為副也夏官
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左車之
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
此是聘問之事宜與朝祀同名當言貳車言倅者周
禮以相對而異名其實貳倅皆副也散則義通故以
倅言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

云丘隅丘角也豈敢憚

行畏不能趨

云憚難也我罷勞車又敗豈敢難徒

行乎畏不能及時疾至也

○憚徒且反下同 飲之食

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丘

側

云丘側丘旁也豈敢憚行畏不能極

也○極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如字 緜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

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餼生曰牽不

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

饗餼許氣 **說** 瓠葉四章章四句至廢禮焉。正義曰：腥音星。曰：瓠葉詩者，周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在上位者棄其養賓之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之物而不肯用之，以行禮故作詩者，思古之人不以蒞羞微薄而廢其禮焉。言古之人賤者尚不以微薄廢禮，則當時貴者行之可知。由上行其禮以化下，反駁今上棄其禮而不行也。今在上者尚棄禮不行，卑賤者廢之明矣。舉輕以見重，是作者之深意也。經四章皆上二句言蒞羞之薄，下二句言行禮之事，是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也。○**禮** 云：牛羊豕至賓客。○正義曰：孝經云：三牲之養，則牲兼三畜。故牛羊豕曰牲也。公劉曰：執豕于牢，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牢者，牲所居之處，故繫養者為牢也。天官內外饗皆掌割亨之事。亨人掌內外饗之饗，亨煮肉之名，故熟曰饗。既為熟，則餼非熟矣。僖三十二年左傳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是牲可牽行則餼是已殺殺，又非熟，故知腥曰餼，謂生肉未煮者。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傳** 幡幡瓠葉

貌庶人之菜也 **禮** 云：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為飲酒之

也。既有饗餼，遂因解牽使肉之別，各皆盡於此。此與牽饗相對，故餼為腥，其實餼亦生，哀二十四年左傳云：晉師乃還餼，藏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論語及聘禮注云：牲生曰餼，而不與牽饗相對，故為生也。凡言禮者，皆與人行事經陳獻酢與賓客為禮，故知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

菹也。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為

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

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飲食而曰嘗者，

以其為之主於賓客，賓客則加以羞，易兌象曰：君

子以朋友講習

○幡孚煩反亨普庚反注同菹莊色反行下孟反兌徒外反易卦名也訓

悅說我君，令人采取之既得而又亨煮之釀以為

飲酒之菹也庶人農功畢君子賢者有酒令人酌此

酒我當與父兄室人嘗而飲之所以相親愛也言古

者不以微薄而廢禮尚亨瓠葉而用之今乃有牲牢

饗餼而不肯用故以刺之也傳幡幡至之菜○正

義曰士禮有特牲豚豕此止言瓠葉與兔首明非有

位之人故言庶人之菜七月云八月斷壺即言食我

農夫彼雖瓠體與此為類明亦農夫之菜故箋申之

云庶人有賢行者傳亨熟至講習○正義曰序云

不以微薄廢禮下連君子有酒故知亨熟瓠葉者以

為飲酒之菹知為菹者以禮飲酒有菹醢故也此美

君子行禮而亨庶人之菜故知君子是庶人有賢行

者也庶人而能為酒以行禮者以其農功畢則閑而

無事於此之時乃為酒漿以合會朋友習行禮事講

其道藝故也以民在田畝必無容暇故知農功畢而

為之以三時務農將闕於禮故為酒會朋友以講習

之此酒為朋友而釀先言嘗之則未與朋友賓客飲

也故知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酒為

朋友所作而與父兄先飲是所以急和親親亦是為

行禮也又解飲酒而曰嘗者以其為之主於賓客故

也以此宜之言故知為酒將以會朋友也作酒本為

毛詩疏

卷之三

六

及古閣

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傳

毛曰炮加火曰燔獻奏

習禮講藝故引以證之講習必非農

時故知農功畢意亦出於此文也

有兔斯首炮之

君子以朋友講習者以此與賓客即朋友也所會朋

友必為講習以易有此言以著義故知此合朋友為

室人室人者即家內之小大皆是也賓客則加之以

羞者明重得兼輕此父兄直有菹賓客亦有菹又有

兔為之羞鄉飲酒及燕禮是為大禮雖有牲殺尚有

菹醢明賓雖有羞亦有菹故云加之也引易免象曰

君子以朋友講習者以此與賓客即朋友也所會朋

友必為講習以易有此言以著義故知此合朋友為

也



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

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為

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每酌言

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注為酌名○兔他故

反下同斯首毛如字此也鄭作鮮音仙白首也炮

本作包白交反燔音煩近附近之近下遐嫁反

有兔至獻之○毛以為古人行禮有兔之斯首謂唯

有一兔雖微耳尚并毛而炮之加火而燔之以為飲

酒之羞君子之賢者有酒合酌之我當以此酒奏獻

之於賓以行禮也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今乃有牲

牢而不用故刺之鄭唯斯首謂白頭為異餘同○傳

毛曰至獻奏○正義曰地官封人云毛炮之豚注云

爛去其毛而炮之唯肉炮內則炮取豚若將編萑以

苴之故云毛炮之此述庶人之禮傳直言毛曰炮當

是合毛而炮之未必能如八珍之食去毛炮之也毛

無改字之理斯字當訓為此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

一兔頭耳然按經有炮之燔之臣有炙之則非唯一

兔首而已既能有兔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既待賓其

肉安在以事量理不近人情蓋詩人之作以首表兔

唯有一兔即是不以微薄廢禮也為肉至薄明是并

毛炮之不可爛矣箋言鮮者毛炮之亦當然也如置

於火上是燔燒之故言加火曰燔以獻酒者必奏進

於賓故言獻奏也○斯白至酌名○正義曰鄭以

斯首以見兔小與毛為異斯為兔首之色故言斯白

也又解斯得為白之意今俗斯白之字當作鮮以鮮

明是絜白之義故也鮮而變為斯者齊魯之間其語

鮮斯聲相近故變而作斯耳宣二年左傳曰于思于

思服虔云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為白

頭也畜獸小則毛悅長則色重故言有兔白首兔之

小者明其微薄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為飲酒之羞羞

進也謂既飲酒而進此兔肉於賓也飲酒之禮既奏

酒於賓乃薦羞者因此酒羞並有言先後之宜且辨

經雖先為羞進則在後也今禮鄉飲酒燕禮大射皆
先進酒乃薦脯醢乃羞庶羞故知然也經言不以微
薄廢禮故先述菹羞酒無厚薄之異故後言之四章
皆云酌言言我也其意云酌酒我當用之若是禮合
當然不應每事言我今每言我則是行用他法故解
之言每酌言言者以禮既不下及庶人而為之制庶
人依準士禮立賓主為酌名以行之故每酌道我與
賓相亢為禮以行獻酢酬之名也於上章解之者
以前直言嘗之無獻酢之名此有獻之故就而言焉
然則嘗之亦云酌言者以酒為賓作嘗亦行禮故亦
云酌言也禮不下庶人不制篇卷耳其庶
人執鶩庶人見國君走亦往往見於禮焉

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傳 炕火曰炙酢報也

傳 云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凡治兔之宜鮮
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
傳 〇炙音隻酢才洛反
炕苦浪反何沈又苦

傳 舉於火上以炙之〇報者至燔之〇正義曰
申傳酢報之義故言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與主人
是得主人之獻酌而報之也於一兔之上而經有三
種故辨之言凡治兔之所宜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
炮之若割截而柔者則鬻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乾
者謂脯腊則加之火上燔之若今燒
乾脯也柔謂殺已多日而未乾也

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
傳 醕道飲也
傳 云主人既

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
〇

市周反道徒報反本亦作導同
傳 醕道飲〇正義
復扶又反俗之一本作俗人
傳 曰以醕者欲以醕

賓而先自飲以導之此舉醕之初其賓飲訖進酒於
賓乃謂之醕也
傳 主人至勸酒〇正義曰傳以醕

為導飲嫌其謂主人自飲為醕故辨之主人既卒酢
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以進賓如此乃謂之醕猶今

俗人勸酒者俗人亦先自飲而後勸人故云
云疇之箋皆准鄉飲酒燕禮而為說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

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

舒舒鳩舒鄧舒庸之屬役謂士卒也

亦作慚慚下同狄徒歷反本或作翟叛音畔將率

上子亮反下所類反注及後篇將率放此役久病

於外一本作役人久病人衍字鄧音了

本又作蓼士卒尊忽反下篇士卒同

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漸漸之石詩者下國所

作以刺幽王也以幽王無道西戎北狄共違叛之

荆楚之羣舒又不來至乃命將率東行征伐之其

役人士卒已久而疲病勞苦于外故作是漸漸之

石詩以刺之下國諸侯之言對天子為上故稱下

國也言下國者此詩下國之人所作未必即諸侯

之身作之幽王之役人自病而下國作詩刺之者

王師出征亦使諸侯從已諸侯之人亦病故刺之

也定本集本役下無人字其箋注亦無人字俗本

有者誤也毛以戎狄叛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荆

舒不至下二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于

外副上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之言為六句之總三

方皆有征伐而久病獨言東征者以經有東征之

文因言以廣之其實戎狄亦伐之也鄭以戎狄叛

之經上二章上二句是也荆舒不至上二章次二

及古

毛詩流

卷十五之三

九

毛詩流

卷十五之三

九

為荆州亦以其居荆州故因諱而改之亦有本自作荆州者非為諱也春秋公羊穀梁皆言州不若國賤楚故以荆言之彼自春秋之例其外書傳或州或國自從時便非褒貶也殷武曰維汝荆楚已并言之是楚之稱荆亦已久矣魯頌亦曰荆舒是懲是隨時之名不定也以傳有舒鳩舒鄧舒庸又有舒龍謂之羣舒此直言舒不指一國箋又引舒國不盡故言之屬既言將率別云役人故知謂士卒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

傳

漸漸山石

高峻

傳

云山石漸漸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衆

犛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也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

○勞如字

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傳

云武人謂將率也皇王也將

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

之朝於王

傳

漸漸至朝矣○毛以為此時戎狄已叛

之地有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矣又山之與川其間悠悠然路復長遠我等登此高山涉此遠路維其勞苦矣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征伐荆舒之國疲於軍役而病不服脩禮而相朝矣○鄭以漸漸為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不可登而上矣以興戎狄衆疆不可得而伐矣其荆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路悠悠然而長遠維其邦域廣闊又勞勞然矣雖往征之難可卒服武人將率雖受命東征役人罷病必不能正之使朝於王矣○**傳**漸漸山石高峻○正義曰以漸漸文連之石為山之狀又言維其高矣故知為高峻貌此傳無異鄭之文正以漸漸乃是上句而於此釋之明以四句為

一事鄭以勞爲遼遼言廣闊之意毛無改字之理必
不與鄭同勞矣當爲勞苦故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戍
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
孫毓云篇義言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川悠遠維
其勞病矣此皆以上四句並爲征戎狄而言俱是述
毛爲說傳意或當然也下篇苕之華序曰西戎東夷
交侵中國師旅並起何草不黃序曰四夷變侵用兵
不息此序言戎狄叛之明其亦伐戎狄傳又總而注
之則王孫之言非無理矣故據爲毛說若然卒章上
四句毛則分之者以豕之與月天地不同故分之則
此山川事類故并之○**山石**至卒服○正義曰以
漸漸高不可尚故喻戎狄疆不可伐也知非戎狄之
國高山者以序唯言戎狄叛之不言征伐戎狄則不
得歷其國之高山又荆舒之地山川悠遠而尚伐之
不得言戎狄山高不可伐故以喻其衆疆也維其高
矣還是漸漸之石高也則知維其勞矣是山川悠遠
之勞勞也故曰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其道里長遠
邦域又勞勞廣闊說此者言其不可卒服故下句言

不能正之也廣闊遠遼之字當從遠遠之遼而作勞
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口之詠歌不專以
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
言當作遠也毛并註四句則是以爲一事箋分爲二
者以下云武人東征不皇朝矣必上有難征之事乃
可言不能正之不得不言荆舒故知山川悠遠是荆
舒之地爲下事發端也不并以四句爲下事之端者
以序云戎狄叛之經亦當有其事不得全無所陳故
以上二句克之也卒章不分之者以序云命將率東
征則荆舒之惡爲甚是詩所主言而下章文勢接連
上言涉波下言滂沱俱是木事明其共爲一喻故皆
以爲荆舒焉○**武人**至於王○正義曰以序云命
將率東征故知武人謂將率也皇王釋言文朝者諸
侯見王之辭序云役久病於外明其所將之人罷病
不能正之使朝故言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
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朝于王王肅云武人二之武
臣征役者言皆勞病東行征伐東國以因病不暇脩
禮而相朝此自王肅之說毛意無以見其爲然正以

詩中諸言不皇多為不暇故存其說代毛耳凡諸侯
邦交有相朝之法此將率當是王之公卿不得有相
朝之禮且受命出征務服前敵無暇相朝自其常事
不當以此為怨而列於詠歌王氏之義不為長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 **傳** 卒竟沒

盡也 **箋** 云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廣闊

之處何時其可盡服 **○** 卒毛子邴反鄭在律反崔罪
回反嵬五回反本作嵬處昌慮

反下 **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箋** 云不能正之令出使聘

同 **問於王** **疏** 漸漸至出矣 **○** 毛以為時遠征戎狄戎役

我等登之維其終竟言當徧歷此石也又山之與川

其間悠悠然路復長遠我所登歷何時其可盡徧矣
山行不可徧故久病勞苦也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
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疲於軍役而辛苦不暇出而

相與為禮矣 **○** 鄭以為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崔
嵬然不可登而上矣以興戎狄眾彊不可得而伐矣
其荆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里悠悠然而長遠雖往
伐之其處廣闊何時其可盡服之矣由此故武人東
征之不能正之使出聘問於王矣 **○** **傳** 卒竟沒盡 **○**
正義曰釋詁云卒終也終亦竟之義故云卒竟也釋
詁文云泯盡也李巡云泯沒之盡泯沒義同故沒為
盡也此經卒沒之義略同而維其曷其文異者維其
言已行當竟之曷其憂行不可盡勢相接也 **○** **傳** 卒
者至盡服 **○** 正義曰箋以上高矣類之則卒亦石之
形也故讀為率釋山云率者屢屢部璞曰謂山峯頭
嶸巖者箋云率者崔嵬謂山巔之末雖音字小異是
取爾雅為說也上章言勞勞廣闊此言不可盡服
亦勢相接故上箋云言其不可卒服意取於此 **有**

豕白蹄烝涉波矣 **傳** 豕豬也蹄蹄也將久雨則豕進

涉水波 **箋** 云烝眾也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

蹄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繒牧之處

與眾豕涉入水之波漣矣喻荆舒之人勇悍捷敏其

君猶白蹄之豕也乃率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

危賤之故比方於豕○躡音的都歷反豕之丞反將久雨一本作天將雨能奴代反

本又作耐駭戶楷反爾雅說文皆作穉古哀反躁子

到反離力智反繒在陵反爾雅豕所寢曰繒方言作

槽從木音同漣音連一本作瀾力安反悍乃旦反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傳畢

躡也月離陰星則雨云將有大雨徵氣先見於天

以言荆舒之叛萌漸亦由王出也豕既涉波今又雨

使之滂沱疾王甚也○滂普郎反沱徒何反注同囓直角反又音畫本又作蜀見賢

武人東征不皇他矣云不能正之令其守職不

干王命○他音沱**武**狄役人勞苦而有豕豬之白蹄進而

涉入水之波漣之處矣是在地為將雨之徵也又值

月更離歷于畢之陰星在天為將雨之候以此徵候

果致大雨使其水滂沱而盛矣已等役人遇之尤以

疲病不但久勞又逢大雨為甚苦之辭也又王之武

人將率以役人東征伐荆舒之國皆以勞病不暇更

有他事矣故不得相朝為禮也○鄭以為荆舒之人

似眾豕其君猶白蹄者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

以荆舒之人性好亂又勇悍難制服言有豕之白蹄

者領其眾豕離其繒牧之處涉入於水波漣矣以興

矣干犯王命是為他事言不能正之使不干王命○
 也言進涉是訓烝為進也毛以下經月離于畢為雨
 徵類之則此亦雨徵也故云天將大雨則豕進涉波
 水矣并以二經為雨徵言役人遇雨之勞苦也○
 烝衆至於豕○正義曰烝衆釋詁文豕之性能水言
 其自好涉波非雨徵也以唐突難禁制喻荆舒之難
 制服也釋獸釋豕云四蹄皆白豕孫炎曰蹄蹄也傳
 已訓蹄為蹄故箋即以蹄言之經直云白蹄不云豕
 則白豕亦不知幾蹄白而箋引此者以爾雅豕為釋
 詩詩中言豕白蹄唯此而已故知本以訓此也馬驚
 謂之駭則駭者躁疾之言白蹄名之為豕是躁疾於
 豕豕故云則白蹄其中尤躁疾者也駭與豕字異義
 同釋獸於豕之下所寢槽舍人曰豕所寢草名為槽
 某氏曰臨淮之謂野豬所寢為槽李巡曰豬臥處名
 槽槽是所居之處牧是所食之地故云離其槽牧之
 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繒與槽音義亦同荆舒
 之人勇捍捷敏者謂土俗民人勇而剽悍其舉動便

捷敏速以其性輕故好叛難禁制也其君猶白蹄之
 豕言其民猶衆豕也乃率其臣民去禮義之安而居
 亂亡之危正謂叛也諸侯之朝天上下相敬是禮
 義也叛違王命以致征討是亂亡也豕者言獸之尤
 穢今以荆舒比之故賤之此方於豕以其餘與喻立
 文猶隱此云有豕正是指斥辭有憎疾之旨故知有
 賤之意○月離至則雨○正義曰以畢為月所離
 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月離于畢即言俾滂
 沱矣故知月離陰星則雨也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
 好雨者即此畢是也春秋緯說云月離于箕風揚沙
 則好風者箕也所以箕好風畢好雨者鄭洪範注云
 風土也為木妃雨木也為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
 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已所克
 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鄭知然者以庶徵曰
 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而休徵肅時雨若又時暘若
 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此肅又哲謀聖本之
 五事則肅由貌也為木又由言也為金哲由視也為
 火謀由聽也為水聖由思也為土故五行傳以為貌

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庶徵亦依此貌
言視聽思爲次鄭由此故云雨木氣也春而施生故
木氣爲雨也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也
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
木水火非上不處故知土氣爲風以此知風土雨木
皆從妃所好言好是好樂他辭非已性也此庶徵寒
燠卽晦明也加之陰則爲六氣故五行傳陰屬皇
極故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也而賈逵服虔因此
及春秋緯之文卽以風東方雨西方又云陰中央晦
北方明南方唯天陽不變唯晦明所屬爲當餘甚謬
矣失之於書傳也○**○**將有至王甚○正義曰此與
上經相接爲喻言豕性本自能水又加以滂沱之雨
是豕彌得性益難禁制以喻荆舒本自好叛加以土
之不善是彼彌得志益難威服本言滂沱之喻唯此
而已但詩人言大雨更生一意言月離于畢然從天
爲大雨是滂沱之雨萌漸由離畢也言王爲不善然
後荆舒背叛是叛之萌漸亦由王出也萌者事之初
猶物之萌芽漸而成大也豕旣涉波今又雨之使滂

沱是疾此雨之甚言荆舒自好叛王又使之叛是疾
王之甚鄭知然者正以言俾不然言雨足矣何須言
使也○**○**不能至王命○正義曰他者謂職分之外
橫爲餘事棄其所守干犯王命是爲他矣故知不能
正之令其守職不干王
命卽于王命是他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
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
逢之故作是詩也

○師旅並起者諸侯或出師或

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大夫將師出見戎夷之
侵周而閔之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

○苕音條徐音韶草名華

音花距音巨難乃旦反是詩○正義曰言西戎下之難同近附近之近是詩○正義曰言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則蠻狄亦侵序於上下相互以明耳言交侵中國則蠻狄亦侵序於上下相互以明耳言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即序首章上二句之事因之以饑饉卒章下二句是也閱周室之將亡卒章上二句是也傷已逢之即首章下二句是也經序倒者序以由師旅饑饉致周室之亡所以傷之經則因文以弘義逢師旅而已傷乃覆言可傷之事故言因之饑饉於下明其彌是可傷各自為義次也○師旅並至危亡○正義曰以四夷在中國之外從外內侵則緣邊諸侯被侵矣又言師旅並起者非一之辭明其非獨王室故知諸侯或出師或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周禮制諸侯從王之法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今俱出師旅者周禮言其極耳行則隨時多少不必盡然且於時諸侯衰弱或不能備軍故纔出師旅也知大夫將師出見戎狄之侵周者以序云傷已逢

之經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若非身自當之不應如此深恨故知身自將師而出見戎狄交侵而發憤悶傷也且上下皆言下國明此亦下國大夫自將其國之師故二章箋云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是於時王臣未出不得逢之也逢之是身見之辭故云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

傳

興也苕陵苕也將落則黃

箋

云陵

苕之華紫赤而繁興者陵苕之榦喻如京師也其華猶諸夏也故或謂諸夏為諸華華衰則黃猶諸夏之

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

○芸音云沈音運夏戶雅反下同罷音皮

心

之憂矣維其傷矣

傳

云傷者謂國日見侵削

箋

苕之

傷矣○正義曰陵苕之英華本紫赤而繁多至今亦芸然其色黃而衰矣以興周室之諸夏本兵強國盛

今其師病而微矣。陵華衰則將落落，則苕幹特立矣。諸侯師病則將敗，敗則京師孤弱矣。以周室之盛，忽見如此之衰，故我心為之憂愁矣。維其傷病矣，傷其見侵削也。○**苕**陵至則黃。○正義曰：釋草云：苕陵，苕黃華，華葉白，華萼舍人曰：苕陵，苕也。黃華，名葉白，華名萼，別華色之名也。某氏曰：本草云：陵蒔，一名陵苕，陸璣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溼水中。七八日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皂，煮以沐髮，即黑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傳言將落則黃，是初不黃矣。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陸璣疏亦言其華紫色，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為黃。以裳裳者，華言之，則芸為極黃之貌，故將落乃然。○**陵**苕至孤弱。○正義曰：紫赤而繁，華衰則黃，皆以時事驗知。苕之幹喻京師，華猶諸夏者，以序云：交侵中國，即九州之諸夏也。師旅並起，是諸侯之師起而助王也。華之衛幹如諸夏之衛京師，故知幹如京師，其華猶諸夏也。又解不以葉喻之意，以其諸夏本亦名諸華。襄四年左傳：魏絳諫晉侯曰：諸華必叛。昭三十年

左傳子西諫楚王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於諸華，是或謂諸夏為諸華也。謂之夏者，夏大也。以其中國有禮義之華，可嘉大也。論語曰：不如諸夏之亡是也。華黃落則苕幹衰，故喻諸夏之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也。○**苕之華其葉青青**。○**傳**華落葉青青然。○云京師以諸夏為障蔽，今陵苕之華衰而葉見青青然，喻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青青**子零反，注同。鄭草亮反，見賢遍反。

下**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云我我王也，知王之為政如此，則已之生不如不生也。自傷逢今世之難，憂悶之甚。○**言**已落言陵苕之上黃華，今已殞落矣。唯在葉青青然，獨在耳。是以與王室之外諸夏，今已喪敗矣。唯有其臣當出見耳。是戎夷之疆侵敗諸夏，藩衛既

毛詩疏 卷十五之三 十七 及古

弱周室將亡大夫傷已逢之故言知我王政之如此不能撫和戎夷使諸夏喪敗不如已之本無生也自傷生逢今世○鄭唯以華衰為異言陵苕之上黃華其色既已衰矣唯其葉見青青然以興周室之外諸夏其師既已罷矣獨王臣當出見華已衰而葉未殞猶諸夏已病而王臣未發明鄭蔽既衰出亦敗矣餘同○**傳**華落葉青青然○正義曰事必有漸物無兩盛上言將落則此已落矣又言其葉明唯葉在耳故言華落葉青青然則毛意以華喻所出之師上章以華喻師病此落喻已敗諸侯既敗則王臣當出天下諸侯眾矣尚不能禦之王兵若出亦當敗矣故上章為諸侯未敗此為已敗下所以言亡為事之漸也宣王之伐蠻狄皆出王室之兵此先諸夏後京師者王者疆盛則命將征討諸侯從之衰弱則諸侯先自禦寇土師大急乃出此則理之常也且此時戎狄從外而侵將內及王室詩人先云諸侯之敗見其危之漸耳○**傳**京師至出見○正義曰既言苕之華又言其葉華之映葉猶諸夏之蔽京師故言京師以諸夏為

鄭蔽華衰而葉見故喻諸侯微弱王臣當出也易傳者以經仍云苕之華則華猶未落且華喻諸夏時諸夏未為皆亡不可以落為喻故為衰耳○**傳**我我至之甚○正義曰知我非詩人自我而以我為我王者以逢時多難非已所為詩人不當自責故知我為王之政人莫不好生而云已不用生生非已所裁而以生為恨故知已**傳**羊墳首三星在留**傳**羊羊牝羊也白傷逢今世也

墳大也留曲梁也寡婦之笱也羊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留言不可久也箋云無是道者喻周已衰求其復興不可得也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羊子桑反墳扶

作雷牝類悉反笱音苟復扶又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傳**治日少而

亂日多



云今者士卒人人於晏早皆可以食矣時

饑饉軍興乏少無可以飽之者

○鮮息淺反



治直吏反

飽○毛以為諸侯既敗周室將亡今群羊而責其大首終無是道也以興周衰而求其大興亦無此理也周不復興其亡亦速三星之光耀在於魚留之中其去斯須不可久也以喻周室之亡期將至欲望其存亦不可久也人於亂世之食而飢人於治世豐食而飽今亂日多故人可粗得食而治日少故少可以飽○鄭下二句為異言時師旅既起因之以饑饉故言此士卒之人於晏早可以與之食但時乏少無可以飽之是所以可傷也○○群羊至可久○正義曰釋畜云羊牡粉牝牝群故知群羊牝羊也墳大釋詁文牝小羊也首必稱身小羊而責大首必無是道理也星隨天運晝夜一周魚筍之間斲見心星之光耀須臾即過故言不可久也○○無是至須臾○正義曰以此詩主論周衰故知喻求其復興不可得也序言閔

周室之將亡故知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其去須臾也○○今者至飽之者○正義曰鄭以幽王時恒多禍亂曾無治時何得云治日少乎所以易亡

荇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

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背音佩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上言下國後云君子則作者下國君子也君子無尊卑之限國君以下有德者皆是也言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序其用兵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用兵不息上二章是也視民如禽獸下二章是也經言虎兕及狐止有獸耳言禽以足句且散則獸亦名禽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



云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

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之甚何人不將經

營四方

傳言萬民無不從役

說

何草至四方。正義曰言天下之人於草

生正月之時從役去時草始生耳今至十月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矣云草生至於草黃於是之間將率何日而不行乎言常行是勞苦之甚也又言萬民何人而不為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言皆為將之以經營也是非直將率為勞萬民又甚苦焉。用兵至之甚。正義曰言用兵不息是用之過久何草不黃是見黃而怨若草大始去或欲黃乃行不應見草之黃嗟怨若此明草有生死之期行者觀物而思故云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謂正月二月之中也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草皆黃矣是九月十月之中也氣則時經寒熱物則革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故云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

乎是其勞苦之甚也知此句謂將率者以其何日不行明行者有人下云何人不將為人所將則是士卒也下句既為士卒何草不玄何人不矜

說

云玄赤黑

色始春之時草芽蘖者將生必玄於此時也兵猶復行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

古頑

反注同蘖魚列反復扶又反

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說

云征夫從役

者也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則草玄至於黃黃至於玄此豈非民乎

說

何草至匪民。正義曰將率以草黃

之時既不得歸又至明年之春言今何草不玄言家草將生而皆玄之也於此之時何人而不為矜耳言皆矜也久而不歸失夫婦之道而皆為矜夫也既入役如此哀我征行之夫豈獨為非民乎若亦是民豈

休息何為使之從役久而不得歸也。○玄赤至之
矜。○正義曰：鄭於冬官鐘氏注，差約之云：玄色在緘
緇之間，其六入者與三入赤三入黑，故云玄赤黑色。
春秋元命苞：稽耀嘉，皆云夏以十三月為正，物生色
黑，故知始春之時，草芽蘖者將生，必玄也。詩曰：何草不玄，與此
月為玄。孫炎曰：物衰而色玄也。詩曰：何草不玄，與此
始春之言不同者，爾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李巡
曰：九月萬物草盡，陰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
之黑，不由草玄色。孫炎之言，謬矣。無妻曰矜，書傳及
王制文，彼言者宜為六十之外，禮六十不與服戎自
六十以下，不必皆老，但行役過時久，不得歸，與無妻
者同，故謂之矜也。舜年三十，以無室家之端，書亦謂
之有鰥，在下矜與鰥，古今字。○
義曰：隱五年穀梁傳曰：古者征伐，不踰時，是古者師
出不踰時也。所以厚愛民之性命，恐勞苦故也。今草
玄至於黃黃，又至於玄，期年不歸，是為非民言，其不
厚之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傳

兕虎野獸也曠空也

箋

云兕虎比戰士也

○兕徐履反

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疏

兕匪

至不暇。○正義曰：言我此役人，若是野獸，可常在外，
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為久不得歸，常循彼空野之中，
與兕虎禽獸無異乎？時既視民如禽獸，故哀我此征
行之夫，朝夕常行而不得閑暇。○
義曰：傳言野獸者，解本舉此之意，以役人不宜在野，
故言視民如禽獸也。許慎云：兕野牛，其皮堅厚，可為
鏡，釋獸云：兕似牛，其氏曰兕，牛千斤，郭景純云：一角
青色，重千斤，是也。○
視民如禽獸，則直取在野，以比之而下章，以狐比有
棧之車，則比中各自取象，故云：兕虎比戰士，取其猛
也。有芄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芄小

獸貌棧車役車也

箋

云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輦

者。○芄薄紅反，沈又扶東反，棧

疏

有芄至周道。○正

小者當狐也此狐本是草中之獸故可循彼幽草今
我有棧之輦車人輓以行此人本非禽獸何為行彼
周道之上常在外野與狐在幽草同乎故傷之也○
言芄小至役車○正義曰以芄是狐之狀非大獸故
車故云棧車役車○芄狐草至輦者○正義曰以上
言率彼曠野而此是云幽草明義取於草以狐草行
草止故比輦者亦道行道止故以幽草與周道相對
也故周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
輦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止以為蕃營是行止
常依於道似狐之依於草也以循草比人故知比輦
者也鄉師注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
胡奴車周曰輜輦車一斧一斤一鑿一種一鋤周輦
加二板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
輦周十五人而輦是軍行必有輦皆人輓以行也春
官巾車王后五路有輦雖載任與此不同亦人輓以
行故謂之輦也若然巾之言服車五乘有士乘棧車
庶人乘役車注云服車者服事者之車棧車不輦輓

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以此言之則彼
自有棧車何知此非彼者以彼棧車士之所乘以服
事非此軍旅徒役所當有以此知非巾車之機車也
若然傳云棧車役車則與彼庶人役車同又知非彼
役車者以役車庶人之所乘但庶人賤以供役為名
耳非輦者也即唐蟋蟀言役車其休是矣彼不以人
輓故知不與比同此謂從軍供役之輦
車耳有棧是車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魚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

